皇清經解續編

□ 12
698
286

門號 698 卷 286

書古微序

書古微何爲而作也所以發明西漢尚書今古文之微言大誼而闢東漢馬鄭古文之鑿空無師傳也自伏生得尚書二十九篇於屋壁而歐陽夏侯傳之後人謂之今文尚書孔安國復得古文尚書四十五篇於孔壁校伏生本多佚書十六篇而安國從歐陽生受業嘗以今文讀古文又以古文考今文司馬遷亦嘗從安國問故是西漢今古文本卽一家大同小異不過什一初非判然二家其稱伏生所授但謂之歐陽夏侯尚書從無稱爲今文者也自後漢杜林復稱得泰書古文尚書傳之衞宏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遂顯於世判然二家動輒詆今文歐陽夏侯爲俗儒今文遂爲所壓及東晉僞古

文晚出而馬鄭亦廢國朝諸儒知攻東晉晚出古文之僞遂以
馬鄭本爲眞孔安國本以馬鄭說爲眞孔安國說而不知馬牛
冰炭之不可入今略舉其不可信者數大端後漢杜林傳言林
得泰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
示宏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期諸生復能傳之此古
文本所自出考泰書竹簡每簡一行每行二十五字或二十二
字若四十五篇之書泰書於簡則其竹簡必且盈車乃謂僅止
一卷遭亂挾持不離不足欺三尺孺子其不可信者一漢書儒
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
得十餘篇藝文志敘曰孔安國悉得壁中書以考二十九篇得
多十六篇而東漢諸儒亦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夫孔安國以
今文讀古文之訓以古文考今文之本未嘗別自成家其佚書
之無師說猶可言也東漢古文力排今文之本而自有其泰書
皆有師說而後可以壓倒今文何以今文無之者古文亦無師
說乎十六篇既無師說則其二十九篇之師說既不出於今文
又出自何人豈其陰襲其膏腴改其面而又反攻其背乎其不
可信者二段氏玉裁甚至謂佚書增多十餘篇孔安國皆通其
新論及藝文志所謂五十八篇者孔安國亦盡得其讀則是安
國佚書較伏生更多三十篇不止十六何以史遷問故不傳一
字而衞賈馬鄭傳古文者亦不傳一字乎矢口猖言不顧其後漢書儒林傳言史遷嘗從安國
問故而遷書所載堯典皐陶謨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
則史遷爲安國眞古文之傳皎如天日今馬鄭堯典皐陶謨微

子金縢無逸諸篇無一說不與史遷相反以堯典璇機玉衡之天文而改爲銅儀以微子篇之太師疵少師彊而誣爲箕比以無逸篇搖亂之祖甲誣爲賢君列於三宗周公攝政十年不並居喪居東數之以爲居東三年而後迎歸歸而後叛叛而後東征東征歸而後居攝七年首尾十二年之久南轅北轍背理害道豈史遷所傳安國壁中之古文反不如馬鄭杜撰肊造之古文乎後儒動以史遷之異馬鄭者擯之爲今文學豈孔安國亦今文非古文乎西漢之古文與今文同東漢之古文與今文異上無師傳且皆反背師傳其不可信者三西漢今古文皆出伏生凡伏生大傳所言者歐陽必同之大小夏侯必同之史遷所載孔安國說必同之猶詩齊魯韓三家實同一家此漢儒師說

家法所最重若東漢古文則不然馬融不同於賈逵賈逵不同於劉歆鄭元又不同於馬融一稽古而馬以爲順考古道鄭以爲同天一七政而馬以爲斗七星分主日月五星鄭以爲天地八四時一六宗而劉歆以爲乾坤六子賈逵馬融以爲日宗月宗星宗河宗海宗岱宗鄭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一五器也馬以爲即五玉鄭以爲即五贄一舜咨二十二人也馬取六官十二牧進四岳而去四佐鄭以爲九官十二牧兼四佐而去四岳一舜登庸在位之年也鄭作二十年百歲馬作三十年增百有十二歲試問何爲古文鄭師馬而異於馬馬師衞賈而酒誥成王若曰異於衞賈賈馬衞杜古文應本劉歆而六宗異於劉歆孰眞古文孰非古文乎且鄭注大學康誥帝典之克明

德與尚書堯典康誥之克明俊德判然不同堯典之以同天爲稽古與皐陶謨之以考道爲稽古不同則鄭亦自異於鄭孰古文孰不古文乎有師傳家法乎無師傳家法乎鄉壁虛造隨肊師心不知受自何人其不可信者四儒林傳述古文尚書孔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虢徐敖敖授琅琊王璜平中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是安國之傳授與杜林衛宏迥不相承不知杜林所得之本卽安國壁中之本乎抑別自一本乎伏生得自複壁孔安國得自芸王廢宅河內女子得自老屋何以杜林本不言得自何所其師說亦不言授自何人既無師傳何有家法其不可信者五近世治尚書者江聲王鳴盛多祖馬鄭孫星衍持平於西漢今古文而段玉裁則凡史遷本之異於馬鄭者皆擠爲今文說專以東漢鄉壁虛造之古文爲眞古文且謂今文之說皆不如古文而伏生歐陽夏侯孔安國之微言大誼幾熄滅於天下予尋繹有年深悉東漢杜林馬鄭之古文依託無稽實先東晉梅傳而作僞不惟背伏生背孔安國而又鄭背馬馬背賈無一師傳之可信正猶易古文家出自費直費直易無章句但以彖象文言繫詞解易而荀虞鄭則卦氣消息爻辰各自創樹不知何本其義理凡繫君德者必推而屬之外事故注大學康誥堯典之明德則皆以爲自明其德及改注尚書則又指明用才俊之人洪範沈潛剛克不言其德性之互濟而謂專攻其陰潛之人以防亂臣賊子違經害義弊等申韓君奭篇則以召公不說周公謂其復

辟以後卽當去位不當專位固寵周公亦自白言我不以後人迷實不爲子孫計皆以世俗之腹度聖賢之心視西漢今文家誼不可同年而語予既成詩古微二十二卷復致力於尚書墜緒茫茫旁搜遠紹其得於經者凡四大端一曰補亡謂補舜典補九共而並補湯誥又補泰誓三篇武成二篇牧誓下篇以及度邑作雒爲周誥之佚篇二曰正譌如正典謨稽古而並正殷高宗肜日爲肜嗣而非爲祭禰微子所問爲大師疵少師彊而非父師箕子金縢之弗辟爲自任而非疑忌梓材爲魯誥而非康誥三曰稽地如考禹河而知有千年不決之瀆稽江漢而知下游有三江分流入海之口上游有江在荆州夷陵有分爲九江之事中游至尋陽別分九派不謂九江且彭蠡在江北不在

江南而漢爲北江江水由胥溪匯震澤吳松爲中江之案定又知雍州黑弱合流潛入青海自合黎視之謂爲南海自雍州望之謂之西海地理志西海有黑水祠有西王母石室此尚書家舊說至今青海不通舟楫不勝鴻毛惟冰合可度人小島此弱水之明證四曰象天知黃道極爲維斗之極旋繞乎北極周建乎四時終古無歲差故可爲外旋機亦可爲大玉衡而非北斗之玉衡卽北斗之三建亦皆指北方而正子位以佐旋機之用而並非建子建丑建寅之建於是天文地理皆定位於高高下下之中孔思周情各呈露於噩噩渾渾之際天其復明斯道於世盡黜僞古文十六篇並盡黜馬鄭之說而頒西漢古誼於學宮矣乎抑猶不可復明矣乎先王先聖之靈尚其鑒之咸豐五

年正月邵陽魏源序於高郵州

東晉晚出之孔安國古文尚書僞經僞傳僞序三者並發端於朱子語錄中嘗疑孔書所增大禹謨仲虺之誥咸有一德伊訓太甲說命泰誓武成君陳周官畢命等十六篇皆伏生所無不應伏生耄年所記皆其難者而易者反不記且西漢以前經與傳皆別行至馬融始以注附經豈得西漢已有附經之傳其孔序庸沓不似西漢文蒼古之體甚屬可疑言之鑿鑿乃其徒蔡沈奉命作傳不知引申師說以判正僞遂仍舊轍貽誤後學惟宋末吳氏澄著書經纂言專註今文而古文則但云嗣出蓋託詞以斡旋功令也明人梅鷟始力攻古文而義多武斷考證尚疏人多不信其昌言排擊盡發癥結者則始于　本朝閻若璩

閣書已收入四庫全書而惠棟江聲孫星衍王鳴盛段玉裁亦
皆有疏證惟孫氏知伏生今文書大傳說之勝於馬鄭古文而
尚存兩歧今更廓其曀發其闇奧以盡發馬鄭之覆而闡西
漢伏孔歐陽夏侯之幽使絕學復大光于世夫毛傳尚可與三
家詩並存若僞古文之朋造經傳上誣三代下欺千載今既經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古文尚書疏證下嚴詞斥駁實證鑿然
便當黜之學校不許以晚出十六篇出題考試不許文章稱引
且燬僞孔傳僞孔疏別頒新傳新疏而後不至於惑世誣民至
馬鄭傳注之故背今文朋造古文說者亦不足以相代則欲立
學宮舍西漢今文家專門之學其將誰歸夫知東晉梅賾之僞
以返於馬鄭古文本此齊一變至魯也知馬鄭古文說之朋造

無師授以返於伏生歐陽夏侯及孔安國問故之學此魯一變
至道也自非我　國家經學昌明轢唐凌宋安能有此豁噫開
雾之幸爰附書其端末於目錄後以告承學治古今文之士惟
此書專析西東漢異同其無關今古文者則幷經文不載乃書
大傳韓詩外傳之體非歐夏尚書章句薛君韓詩章句之體也

書古微例言中

嘗訹伏生口授今文尚書傳自七十子微言大誼炳若日星歐
陽大小夏侯祖述之各不離其宗西漢上自人主下至公卿無
不以今文博士爲師者故漢書言自歐陽生傳伏書至歙八世
皆爲博士他儒之傳歐陽書者亦往往入傳太子如桓榮以稽
古之學勸其徒疏廣疏受以黃金之賜娛老鄉里門人弟子會

葬輒數千人經學之盛未有過此者何以一至東漢敎輒旁歧劉杜衞賈馬不足道鄭康成以親注大傳之人其服膺伏生不爲不至何以一旦改歸贋古自甘矛盾而不顧且令天下靡然從之不及百年今文書及齊魯詩並歸亾佚惟韓詩序二卷歷唐及北宋而亦亾於南渡何哉及讀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故用力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說者不思多聞闕疑之誼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堯典二字之文至十餘萬言說若稽古三萬餘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此學者大患也而後知今文之敝非盡東漢古文家敝之乃今文家先自敝也夫堯典若稽古有何奧難而漫衍至三萬言十萬言之多蓋猶後世之制藝講章也夫歐陽夏侯不敝而習其支葉甘爲利祿者敝之馬鄭斥利祿之輩謂俗儒可也並斥歐陽大小夏侯之師授淵源于七十子者亦爲俗儒可乎並毗伏生大傳而不問且肊造矯誣使微言大誼盡變爲膚淺可乎斯則又東漢馬鄭古文家之失也卽僞孔傳亦乘馬鄭支離臆說之極弊而乘虛以入者使今古文兩敗俱傷誰之咎歟烏乎古學之廢興關乎世敎之隆替主持師道者固不可有毫髮之弊苟忘其本敎而稗販聖經以博衣食未有不累及先師者可勝歎哉故因論今古文而慨喟再三也

書古微例言下

西漢今古文既阨於東漢馬鄭之肊說矣至今存什一於千百

而微言大誼緜緜延延竟能回千鈞於一髮使古誼復還者何
哉則全賴有史記漢書及伏生大傳殘本三者爲之命脈也爲
璇機以平衡爲佐助之說史記與大傳符淮南子天文訓閒髀
算經與史記符故銅儀玉管機巧之說終西漢世不能惑荆州
九江卽九穴在巴陵西不在巴陵南有班志所引桑欽古文說
可憑揚州九江有太史登廬山觀尋陽九江可憑其自荆至揚
江漢分流有鸚鵡洲及尋陽桑落洲分九派可憑江行各洲之
南漢行各洲之北始知彭蠡之在江北而不在江南爲今太湖
望江等縣之諸湖蕩以至皖江上游爲漢水之大螺旋故有彭
蠡之名又音轉爲大雷池及其三江歸宿則又有漢志毘陵北
江入海揚州川丹陽中江入海揚州川之語至黑水則地理志

西海有黑水祠西海卽青海自雍州東望之爲西海自合黎言
之爲南海自黑水言之爲青海今乃並知此水不勝鴻毛不通
舟楫中有二島惟冬日冰合番僧裹一歲糧入定其中是知天
然弱水弱黑並爲一川皆潛源重發於此瀦而不流此皆漢書
地理志西海黑水祠之力也況地理于他山水亦皆於其下注
明禹貢作某古文以爲某與桑欽禹貢山水澤地相符其有功
經義甚大不然盡以後世之江漢爲禹貢之江漢如蘇氏蔡氏
胡氏之一江三名者以黑水爲滇黔之水者其錯謬尙可問乎
至北條之水則史記河渠書禹釐二渠一爲冀州高地之河一
爲漯川入濟之河後世冀州九河盡沒而漯川千乘之河自東
漢至唐末五代千年無患非史記何由知爲禹迹乎此又史記

河渠書之力也惟是天文輿地皆必須圖而璇機之不用北斗而用維斗其玉衡北斗又止用其建北方而定子位故初昏夜半平旦杓魁衡三建而皆非建寅建丑建卯之建且建有所窮則濟之以中星中有所窮則助之以斗建此自來圖天文者所未有同里鄒孝廉漢勛字叔績精天文學千里相訪爲我豁疑兼爲余繪唐虞天象總圖次璇機內外之圖次玉衡三建皆建北方定子位分平旦夜半初昏及中星用事分繪各圖於金陵付梓而江甯告變圖板皆燬於兵燹鄒君亦殉節於廬州滄桑之感愴恨至今今所存祗大概俟有道君子質正焉

書古微總目錄

卷一
堯典釋經
卷二
堯典釋天
卷三
舜典補亡
皐陶謨釋經 鄒錄五帝本紀述二典異文 夏本紀述皐陶謨異文
卷四
通釋禹貢
釋道山三條四列

釋道山北條陽列一
釋道山北條陽列二
釋道山北條陽列附
釋道山北條陰列一
釋道山北條陰列二
釋道山南條陽列
釋道山南條陰列
釋道山南條陰列附
卷五
釋道北條河水
釋道北條沛水
釋道北條弱水黑水
釋道南條九江
釋道南條三江
釋道南條漢水
釋道南條漾沔
釋道南條淮水
釋江源
釋雲夢
釋禹錫元圭　附錄漢書地理志載禹貢今古文異同　又水經注載禹貢出水澤地記
卷六
甘誓篇發微

湯誓序發微
湯誓佚文
湯誥補亡
盤庚篇發微
高宗肜日發微上
高宗肜日發微中
高宗肜日發微下
說命篇佚文
微子篇發微
西伯戡黎篇發微

卷七

泰誓三篇發微
泰誓補亡上
泰誓補亡中
泰誓補亡下
泰誓武王觀兵克殷蒙文王元年共十三祀發微
牧誓上補亡
牧誓下補亡
武成補亡上
武成補亡下

卷八

金縢發微上

金縢發微中
金縢發微下
卷九
周誥發微上
周誥發微中
周誥發微下
卷十
周誥分年集證一
周誥分年集證二
周誥分年集證三
周誥分年集證四
周誥分年集證五
卷十一
無逸篇古文發微
君奭篇發微
顧命篇發微上
顧命篇發微下
甫刑篇發微
卷十二
書大序集義　附錄祭公解　芮良夫解

邵陽魏源默深著

書古微一

堯典釋經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義

問稽古之訓馬鄭宋儒異義鄭釋爲同天不可通於皋陶謨馬氏順考古道亦望文生義近儒終無定說者何曰周禮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傳曰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盡事則是唐虞之書周史嘗修治之矣鄭氏書贊謂尚書有三科之條五家之教五家者唐虞夏商周也三科者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左傳引堯典愼徽五典爲虞書又多引堯典皋陶謨之文爲夏書是堯典爲虞夏科矣三科卽三統也周以夏商爲三統三統

以前謂之三古故周史重修時以曰若稽古別之董子春秋繁露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紬王謂之帝下存二王之後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周人之王上推神農爲九皇因存帝軒轅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紬虞而號舜曰帝舜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紬滅則爲五帝又紬爲九皇下極其爲民董子春秋繁露止此故左傳曰今之王古之帝書大傳曰帝乃稱王而入唐堯舜當時亦稱王也至周始尊之爲帝在夏商二王之上而其書則皆以曰若稽古冠之使別於三統之外堯典曰若稽古其爲周史臣之詞明矣周命五史修五帝盡事與董子傳說三統之義皆閤符堯典之文後人不明此誼望文立義說若稽古三萬言不出於同天考道何責焉且緯

書引舜典佚文曰曰若稽古帝舜欽翼皇象與堯典篇首同文與欽若昊天同義至皋陶謨之曰若稽古則王鳴盛仍守同天之說不與下文相屬謂古文蹇澀難以意測江聲則以與爲同天謨爲考道謂說經當望文生義遁辭知其所窮何責焉

問堯及放勳或以爲名或以爲謚或以爲號而僞古文遂有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以是爲頌德之詞者何大戴禮五帝德皆父子一姓相傳無禪讓無征誅至堯舜而始變爲官天下之局商周而始變爲家天下之局者何曰上古世家天下亦數世後卽有征誅並非一姓非自堯舜商周始也堯舜皆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徽號也師錫帝曰虞舜堯曰假汝舜帝曰咨禹僉曰伯禹作司空君前臣名故國策有以堯舜爲名之語說

文舜草禹蟲皆象形無德美之諡古者生無諱死無諡自周公始作諡法解好事者遂於解中別增堯舜禹湯桀紂之諡故白虎通謂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諡何嘗謂堯舜非名乎大戴記五帝德孔子曰黃帝少典之子也曰軒轅帝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帝嚳元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帝堯帝嚳之子也曰放勳帝舜蟜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重華史記本紀宗之以堯曰放勳舜曰重華禹曰文命一例白虎通曰帝嚳有天下號曰高辛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黃帝有天下號曰軒轅今文作自然當爲軒轅聲誤自然二字不見於五帝德帝繫姓又不見周秦諸子及五帝本紀也唐蕩也虞樂也夏大也殷中也周至也皆以國號爲有天下之號也百王所同天下無以相別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異非所以著功業故受命之君必擇天下美號以明著天意也

古今人表黃帝軒轅氏帝顓頊高陽氏帝少昊金天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帝湯殷商氏按班固今文說已勝馬鄭然尚未悉氏與號之辨氏者姓也黃帝有熊氏號軒轅唐堯伊耆氏號放勳虞舜姚氏號重華夏禹姒氏號文命以及商子周姬皆氏也即夏后商周亦國號非徽號也少昊氏金天號少昊如此則氏號不得相混矣禮大傳曰帝王南面而治天下必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蓋古王者受命必會諸侯於東嶽天下公上徽號刻石紀之所謂封禪七十二君皆得以其有天下之號紀諸泰山然後得爲民所歸往之王太皞少皞言其德之廣大高陽高辛言其德之高明以及軒轅放勳重華文命皆然湯之號曰成湯言其成功之蕩蕩也故堯典曰放勳乃殂落孟子引放勳曰離騷託重華而陳詞皆徽號

之明徵又殷本紀有吾甚武自號爲武王東伐桀之語武王之號曰甯王成王亦生存之號沒因以爲謚詳此書周誥解及詩古微周頌史記舜本紀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黃帝爲有熊帝顓頊爲高陽帝嚳爲高辛帝堯爲陶唐帝舜爲有虞帝禹爲夏后蓋唐虞以前帝者始無國號中無年號沒無廟號其初卽以徵號爲國號以之紀年卽爲年號其沒卽爲廟號其子孫相傳十餘世皆襲其號不改故春秋緯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及易緯黃帝傳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顓頊五百年帝嚳三百五十年帝嚳世爲高辛氏則帝俊必高辛後世之君爲摯堯稷契之父漢書引帝繫曰顓頊五世而生鯀今大戴禮帝繫篇顓頊產鯀鯀產文命蓋淺人刪去五世

字以求合於五帝德之文迨唐虞夏商周兼以其所起侯服之地爲名於是徵號外有國號矣自殷推太甲太戊武丁爲太宗中宗高宗並稱契爲元王湯爲武王於是徵號外有廟號矣至漢武太初建元於是又有年號矣國號年號廟號並起於後世於是反疑徵號爲虛名遂至釋徵號爲旗幟禮大傳鄭注與器械服色相重而不知後世之年號卽上古徵號之變文也至東晉僞古文益昧古制遂有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之文甚至以堯舜爲謚法皆起於東漢之肊造亦猶光被四表漢書今文皆作橫被四表橫卽充義充橫光古音通用而馬鄭釋爲光耀四海之外口耳傳會望文立義何責焉

至於帝王三統古誼莫精於董生其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

篇曰凡有天下者皆稱王惟三統以上始推爲帝同時稱帝者
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周人之王紲神農之炎帝
爲九皇不與帝數而改軒轅爲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
帝號紲虞而號舜曰帝舜是爲五帝存夏殷之後俾爲三恪地
方百里爵皆稱公使皆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後作賓王國
故黃帝之先謚四帝之後謚何也曰帝號必存五帝代首天之
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帝也故聖
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爲三王上紲則爲五帝再上紲則爲九
皇至附庸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地廟位祝牲猶
列於郊號宗于岱宗故曰聲名魂魄施於虛極永壽無疆此之
謂也案此七十子所口受於夫子微言大誼傳之董生與書大

傳舜乃稱王而入唐與堯舜獨稱曰若稽古若合符節明爲周
初乃命五史所書五帝之盛事皆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
王太史公問故於孔安國又問春秋於董生略知斯誼故五帝
本紀首黃帝至帝舜且皆著其有天下之號曰軒轅曰太昊少
昊高陽高辛曰放勳重華文命而冠二典謨以稽古此尚書微
言大誼西漢惟伏孔董生得聞之豈東漢馬鄭諸儒所聞乎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義

問鄭氏於禮記大學解帝典克明峻德爲大德謂皆自明其明
德孔疏亦謂康誥太甲帝典皆人君自明其德之事及鄭注尚
書典誥則又改釋爲明用才俊之人自相抵牾者何史記作能
明馴德徐廣讀馴爲訓言堯能明其訓九族之德者何白虎通

引歐陽夏侯今文尚書說九族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鄭氏則謂高祖至元孫爲九族者何曰鄭氏解書凡人君自修己德之事皆必移之於臣下雖與其禮注矛盾而不顧近日曲阜孔氏又引中庸尊賢在親親之前以曲申鄭說而置大學自明之文與鄭氏禮注自明之語於不問並置中庸九經修身在尊賢之前亦不問此皆漢學陋習惟恐自明己德之涉於大學不值置辯獨史記古文說則從未有能申明之者後漢平當傳今文尚書其上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以此見帝王之德無以加於孝也凡今文尚書作順者古文皆作訓訓順假借馴順詁義孝之爲言順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夫孝

置之而塞於天地溥之而橫於四海推諸東西南北而無不準故德莫大於孝亦莫順於孝堯惟能自明其孝德享帝享親假於上下巨室所慕一國慕之一國所慕天下慕之故九族親而百姓章黎民雍皆一孝之所致史記所傳古文說與平當所傳今文說皆與大學自明若合符節視鄭氏才俊兼人者孰勝乎至九族之說五經異義云左傳桓六年疏引歐陽尚書說九族兼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服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之女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許君謂禮爲妻父母有緦服明九族不得施於同姓此

今文說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知高祖至元孫是爲九族鄭君據之此古文說也近人申鄭謂妻兄弟止稱黨不得稱族何以禮記言睦於父母之黨乎何以昏禮請昏詞惟是三族之不虞保傅篇言取婦必取世有行誼者則黨無不善三族輔之乎同姓昏姻不通始於周制自周以前堯舜同出黃帝而堯二女妻舜是妻族卽父族母族均出帝胄邦君伯叔甥舅無甚懸隔豈得據漢制夷九族之刑駁唐虞上古數姓爰通之典乎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義

問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不言入山林爲何事書大傳曰堯爲天子丹朱爲太子舜爲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淮南泰族訓全用此文）始言納大麓爲會諸侯之事又曰禹乃興九招之樂于大麓之野是大麓爲行大禮奏大樂之地郊祀朝會壇壝在焉且有宮室臺榭明堂靈臺園囿之屬始能大錄萬幾之政無所爲山足之麓也至桓譚新論（劉昭百官志注引）曰昔堯試舜於大麓者總領天子之事如今尚書官矣漢書于定國傳曰萬方之事大錄於君論衡正說篇云尚書言大麓者言兼三公之位方總錄天下之事眾多若疾風大雨此以麓訓錄而風雨爲喻詞或疑是歐陽夏侯說與史記不同爲今古文之區別者何曰史記所問安國古文與今文無別此其小異者望文爲義以

麓爲山足風雨不迷爲實事不知其義甚狹淺非典謨之體也
書大傳兩言大麓之野皆未嘗以大麓爲山林自鄭注大傳曰
山足曰麓麓者錄也古者天子有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門之
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之事使大錄之始合二說
爲一是則歐陽夏侯推廣伏生師說明知山足非錄政之區平
陽無山林之地且以久薦於天攝相傳禪之臣無故而入之山
林乘之風雨以試其迷不迷無此待聖臣之法且三公之位天
下事衆多若疾風烈雨正歷試諸艱之事孟子言舜相堯使之
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皆即大麓不迷
之謂也大麓之野決非山林之足史遷所說略而不明而欲以
此易大傳朝諸侯錄大政之誼失之遠矣至魏代受禪其公卿
上尊號表引大麓爲禪壇是則王莽周官假託經義更無足道

仁和邵順穎
靈石梁恩霈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一　南菁書院

書古微二　邵陽魏源默深著

堯典釋天　此篇得吾友新化舉人鄒君漢勛助成其義

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古義　璇機玉衡爲堯典天象之主故移於羲和四宅定閏之前使人易曉

問璇機玉衡齊七政之義書大傳及星經皆謂璇機北極星玉衡斗六星七政則天文地理人事四時史記周髀算經淮南子天文訓皆同之從無儀器之說至馬鄭始創釋爲渾天儀以璇飾機以玉作衡而七政爲日月五行東漢以前初無此說者何北斗有歲差不能常應月建而尚書以玉衡爲北斗者何曰史記歷書曰堯者年禪舜申戒文祖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

中中者極也以觀象則璇機居天之中以置歷則中氣居閏月之中七政以此齊庶績以此熙北辰爲天之樞機謂之北極居所不動而近極之星旋轉乎其側乃指以名極謂之太一亦謂之帝星亦謂之天極星雖有古今歲差之小殊唐虞時以上弼以前上古璇機帝星退位故猶以帝稱之太一爲天神最尊即所謂上帝耀魄寶也漢人有太一下行九宮之圖謂八方八宮及中宮皆太一所主而值其位者即可稱之是爲內璇機書大傳及周髀經所指也其繞乎北極星之外在常見垣者二十餘星皆曰紫宮亦曰紫微垣而垣下斗六星晝夜循紫微垣以繞乎北極者謂之維斗見莊子亦謂之斗極見爾雅亦謂之天綱見素問亦謂之天一見史記及淮南子亦謂之神斗見尚書緯亦謂之太乙見乾鑿度鄭注亦謂之斗母見道家書亦謂之黃道極此晉以後天文志所名所謂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與垣外之北斗判然不倫蓋北辰爲赤道之樞而斗極爲黃道之樞北極爲左轉天行所宗黃極爲日月五星右轉所宗終古無歲差故北極星爲內璇機而斗極則外璇機也唐虞時則不以此爲璇機而以此爲玉衡者黃道一周是分七衡外衡爲南至之跡內衡爲北陸之程其中衡爲赤道維斗循環旋指以成四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十二月各隨其建歲一周天終古不忒故惟此可爲天之玉衡蓋北極璇機如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天之體也斗極玉衡周旋建指猶帝王經緯萬端宰制羣動天之用也若北斗七星則在紫微垣之外正當午方其斗杓所建有歲差不能與月建相應其杓衡魁三建皆非建寅建卯之建惟可正北方之子

位以佐維斗玉衡之用故北斗爲小玉衡而斗極則大玉衡也然北斗玉衡不起于唐虞而起于周周時北斗每月所指適與斗極月建相符故周公作周月解以北斗柄定閏月史記天官書兼存二斗以維斗爲唐虞天象之玉衡以北斗爲成周天象之玉衡其實說尚書者止可用斗極不可用北斗也別詳下文史記條下此與中星定月皆唐虞羲和數十載講求測量立此簡易之法使民皆仰觀而得之憑天象不憑儀器天文以此正地理以此分人事以此齊四時以此定故曰以齊七政自唐虞三代西漢厤法皆如此自周髀算經甘石星經淮南子天文訓史記天官書律書說苑書大傳說皆如此及東漢馬鄭沿哀平緯書羲和立渾儀之說遂以漢武時洛下閎所創銅儀解唐虞之機衡易天象之自然爲人事之機巧以統貫三才之七政爲日星七緯之七政無與民時何關敬授而說一涸孟康等解史記玉衡不知中央帝車之北極而混于垣外之北斗又不知歲差因以建北方之建同于每月建寅建丑之建而說再涸祖沖之沈括等知斗建有歲差不足以齊七政而又不知爲斗極璇機古義遂謂月建得名殆以氣之所秉徐氏發雷氏淇力申斗建玉衡之義而亦不知爲斗極乃以四正三合傅會之支離漫衍治絲愈棼而說三涸戴氏震本周髀書之北極璇機謂是黃道極可謂卓出諸家矣而亦不會指出斗極循宮十二建之實象但謂理自當然空談無證是以仍不得不歸諸儀器謂唐虞時爲儀器以擬夫黃道極仍墮馬鄭緯書之彀曰況全不用周髀之北極

星爲內璇機而專以黃道極爲璇機又將以何者爲玉衡故雖不信北斗之月建而又無他象以代之遂於玉衡一字不提從古說經無此詞遁是誤以唐虞之玉衡爲唐虞之璇機而說四溷故堯典天象之精宏莫要於此而歷代異說之紛挐亦莫甚于此今舉其大綱而以諸書詳證于後

尚書大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機是故璇機謂之北極璇機本字璇假借字東漢古文作璿又同聲假借也璇機非北極乃旋繞乎北極最近之星也極星居天之子位所以定天極而正維首也攷工記曰晝攷諸日夜攷諸極星以正朝夕呂氏春秋曰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動此謂極星有歲差但有近極者即可名之唐虞以來以北辰勾陳樞星皆迭爲北極星矣要必在常見垣內說苑辨物篇曰璿機謂極星北辰鈎陳星樞星也以其魁杓所指二十八宿爲天文列舍盈縮之占此言玉衡雖謂北斗而璿機亦謂近極星魏志魏王上書曰堯禪重華辭授文命然猶下咨四岳上觀璿機又蜀志先主傳羣臣勸進上言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機下來又管甯傳王基薦甯云上正璿機協和皇極是漢魏人多不以璿機爲渾儀也自馬融注書曰璿美玉也機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中橫箭所以視星宿也以旋爲機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鄭注亦從之是則天象昭垂反賴機械之器虞夏之質已同叔季之文此東漢占文家俗儒肊創之說西漢前未之有也　衡平也其在天也佐助璇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見漢書律歷志蓋今文說也案大傳脫玉衡之解今漢志此文必出大傳故補輯于此以完伏義又鄭注大傳曰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事所以爲七政此今文家說也及鄭自注書又用馬融說以日月五星爲七政　星也舊作九星案此但言斗不言北斗則是極下維斗六星合之詩舍神霧言斗上一星卽天一星亦可言七星今但言六星者兌與北斗相混也北斗杓前又有二星故又曰斗九星然皆與唐虞玉衡之斗極無涉蓋淺人從後改之今校正　說苑引書曰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璇機謂北辰勾陳樞星也玉衡謂斗六星也以其魁杓所指二十八宿爲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之占見說苑辨物篇舊脫玉衡斗六星句從孫星衍校補但孫亦作九星則疏也北辰卽史記之天極四

星今名帝星也勾陳卽史記之後句四星也樞星卽今之左樞右樞此皆紫宮內近極之星可謂璇機者也堯時則以北辰丙庶子爲極星而維首之斗爲玉衡亦有魁杓可以建指且終古不忒非北斗七星之謂

史記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三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此所謂璇機也天極星爲璇機之主而紫宮內環繞之星亦皆可迭爲璇機以其終古不得逾天極而南也紫宮卽後世所謂紫微垣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

曰陰德或曰天一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北斗極之斗唐虞時以爲句舊錯簡在下文故讀者以與北斗相混試思北斗有歲差不合月外並非中宮之星能爲帝車而運中央乎北斗直紫宮之玉衡者也斗爲帝車下九建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乎陰德二星天一四星合爲維斗于北斗何預乎今移正之斗取象形維斗居北極之下覆二十八宿攷工記蓋弓二十有八以象天也注蓋弓今之撩斗是蓋車之弓亦可謂斗正符斗爲帝車之義非必取譬于酌

斗之斗也北斗七星所謂璇機玉衡以齊七政此總承上文言之中宮天極星爲璇機環中宮之斗極爲大璇機亦曰大玉衡中宮外之北斗爲小玉衡此史記以成周時之天象佐唐虞時之天象合而釋之非專以北斗爲玉衡也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

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

東北也此專謂北斗也孟康注謂孟春斗杓夜半建寅則衡夜半建寅魁亦平旦建寅以斗建爲月建自沈括盛百二沈彤梅文鼎無不力駁之謂北斗恆星有歲差斷無孟春初昏常指寅之理亦無杓魁衡三星于昏夜旦三時同指一方之理卽商周時有此天象亦不可以商周之法爲唐虞之法以斗之指寅申巳亥至商周乃與春夏秋冬四立相值虞夏四立斗方值卯酉子午不可用不相值者齊交節之日也其駁雖是然諸家皆不知唐虞玉衡之斗卽史記中央帝車之斗本謂維首斗極而非北斗又不知史記所謂北斗之三建皆所以佐助璇機正北方定子位而非建寅建卯之建或曰察璇機既可以定天極正子位察維斗玉衡已可知月建又何用北斗之玉衡爲助曰此謂用兩法以參攷者也堯時冬至日躔歲璇機在子方下值虛乃於其午方取北斗之衡焉察之以知其與璇機相衝於其辰與申取北斗之杓與魁焉察之以知其與璇機相合夜半

睹璇機之在午知其爲午月矣又察其子方之斗衡焉而其爲午月益信夜半睹璇機之在申在辰知其爲申月辰月矣又察其子方之斗魁在申子方之間是爲夜半三建又於初昏見杓之指子方焉以方計其辰知其爲亥月也而璇機即在亥朔前而衡昏指子則爲酉魁昏指子則爲未是爲初昏三建又於平旦見魁之指子焉以方計其辰知其爲丑月也而璇機即在丑自是而衡旦指子則爲卯杓旦指子則爲巳是爲平旦三建是則有杓魁衡三星與昏夜旦旦互攷九月以定子位而正天極皆取其建北方非建十二月之謂也建窮于子寅戊則決之以中星中窮于午辰申則決之以斗建故又必取十二宿內之鳥昴參虛四星而後可以中建互攷之法而引申之也其時冬至日躔斗建子之月初昏斗杓北指而建于子適與維斗夜半所建者合且隨月建轉移罔有差忒於維斗建月之外增一斗柄而初昏之星又人人易見故周公

之昏建以示民而下文言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閒不言柄不言昏則猶然維斗夜半建月終古不忒之常法並行不悖但北斗之指方實有歲差而維斗之指方則終古無差周公時兩斗方位適合故兩斗並用因時制宜使民易知以待後人之修改非謂北斗之用同于維斗也自西漢哀平以後漸混維斗于北斗其時斗柄之昏建尙未移宮故二斗相混而人不覺及六朝時已差半次祖沖之始覺之乃不能攷古法以月建歸之斗極復唐虞玉衡之舊但謂月建得名諒以氣之所秉名隨實著非謂斗杓不應春躔義方秋麗仁域宋時沈括亦覺之謂古時正月北斗建寅今則正月建丑緣古人不知歲差當知春爲寅卯辰夏爲巳午未理自當然不須斗建夫二家謂月建不用斗杓是矣而一則曰氣之所秉一則曰理自當然無象可徵空談元理何以便人之仰觀豈古者敬授民時之義使知月建出于斗極所建乃唐虞玉衡之古法而北斗玉衡不過一時參用可有可無則天象不涉空談二斗不致相混而斗建玉衡之用萬古不忒矣北斗之衡實不因南斗或係建星或張七星皆可當之至徐氏發雷氏淇力主斗建明知其歲差而創爲四正三合之法以變通史記之三建支離漫衍非經誼所闕不暇辯焉

淮南子天文訓曰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月徙一神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歲而帀終則復始又曰太微者太乙之

庭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于
天子午卯酉爲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
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號通之維日
冬至則斗北中繩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
至黃泉又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爲四時根此漢人
言斗極
玉衡之最詳者也此言左右旋者以北方爲首向東而行謂之
左旋向西而行謂之右旋與歷家以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正
相反莊子曰維斗得之以終古不忒維者卽報德常羊等四維
故名曰維首也此星居四維二十八宿之中極故曰帝張四維
運之以斗黃道之于午卯酉皆會于此六星之中故爲四時根
若北斗七星則終古不得合黃道二繩之中又安得爲四時根
哉淮南子又言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
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在陰地故曰距冬至
四十六日而立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甲則雷
驚蟄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乙則
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
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
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
六日而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
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
至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日
指酉中繩故曰秋分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加十五日指戌則
霜降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
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
子此分十二辰爲二十四亦見史記歷書非維斗不足當此乃
祖沖之沈括以來認作北斗而譏淮南爲不可信豈知淮南所
言者固黃道所宗之斗極而非北斗乎史記于直斗口之星曰
陰德卽天一葢以居四維之中爲四時根故曰天一葢以太乙
爲北極星天一爲黃道極星也後世混維斗于北斗故星圖并
移斗口所值之陰德于北極試思文耀鉤曰陰德天下綱卽素問黃帝坐明堂正天
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者也若今星圖之陰德距黃極三十餘
度烏足以綱天下哉爾雅釋地北戴斗極爲空同若北斗可稱
斗極乎鄭康成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尚書帝命驗曰五府者
五行之帝所居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
元矩祀五帝之所也五行之帝布精四方爲二十八宿故漢又
有太乙下行九宮之圖而中宮居北方乾位之中卽中央土之
黃帝卽黃道極之維斗于五帝最尊不然何以五府之名獨黃
曰神斗乎淮南子曰東方水也其帝太皞執規而治春南方火

也其帝炎帝執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執繩而治四方又曰子午卯酉爲二繩帝居中央爲四時根文曜鉤曰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璇機中宿之分也皆指黃道極之維斗而言彼北斗亦可曰黃帝居中央土乎或曰以維斗爲月建每月繞地左旋一周必當與右旋之日躔爲合神如堯時冬至日在虛子位而斗極夜半亦建子則二至黃赤同線不于與子合午與午合乎及次月移宮則季冬日右旋過亥斗極左旋建丑季夏日右過巳斗極左旋建未不又丑與亥合未與巳合乎若用今法移冬至日在丑初夏至日在未初以應合神則不以中氣過宮而以節氣過宮又似閏無中氣斗指兩辰間不半月合半月不合乎日古所謂過宮原是節氣若以中氣過宮則中氣不得居一月之中不名中氣矣堯時冬至日在虛躔元枵必是子丑之間故雖與黃極同線而轉瞬卽子自子丑自丑全月中氣皆應合神午未亦然孰謂半月合半月不合乎況周世冬至日起斗牛則先星紀矣今法冬至日在箕則先析木矣甚至徐光啟用西法則列宿可以遞居各宮女虛不必常爲元枵斗牛不必常爲星紀如徐光啟定堯時赤道星圖冬至日在虛七度入星紀室九度入元枵歷家屢欲改合神以就月建改之則斗極之用愈彰然非經義所及也

周髀算經曰欲知北極樞璿周四極樞者卽北極中不動處璿旋也言北極周旋四至

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原注游在樞北之所至冬至日加卯之時東游所極原注游在樞南之所至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原注游在樞北之所至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原注游在樞西之所至此北極璇機四游原注北極璇機之中正北天北極游常近冬至而言夏至夜半極見冬至夜半不見也正北極璇機之中天心之正旋轉幾微故曰璇機也案正北極卽赤道極天之不動處之中正極之所游原注極處璇機之內也正北天之中卽黃道極爲日月北辰所謂在帝星環繞之內也五星所宗故曰天之中黃極循繞中宮皆北極星四游所至也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表以繩繫表顚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致地而識其端相去二尺三寸北極中大星卽在子線上之極二萬三千里原注影寸千里故爲東西所致之里數也其兩端相去正東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加此時者皆以漏揆度之此東西南北之時

又曰其繩致地所識去表丈三寸又曰置外衡去北極樞二十三萬八千里除璇機萬一千五百里其不除者二十二萬六千五百里以爲實以內衡一度數千九百五十四里二百四十七步千四百六十一分步之九百三十三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度置中衡去北極樞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爲實以內衡一度數爲法實如法得一度置內衡去北樞十一萬九千里加璇機萬一千五百里得十三萬五百里以爲實以內衡一度數爲法實如法得一度此璿機最古之義爲尚書大傳所本蓋所謂正北極北極樞者北辰也所謂璇機則旋繞乎北辰之大星也夏至冬至夜半此大星游在樞南樞北所至冬至卯酉此大星游在樞東樞西所至而北極樞則處中終古不動其察之之法則以表以繩以揆漏而已無所謂銅儀也今欽天監于冬至日前後用儀器測勾陳大星出地之度酉時此星在北極之上候其漸高至不復高而止爲最高之度卯時此星在北極之下候其漸低至不復低而止爲最卑之度乃以所測最高最卑之度折中取之即北極出地之度也蓋北極無星其高低皆不可見故取星之環繞乎北極上下者測之唐虞時所希望之大星即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明者太一常居也晉宋諸志皆曰帝星周髀時在赤道子位之末距北極七度有奇與所言加卯加酉不遠攷周髀言璇機徑折半之法求之內衡度數千九百里有奇爲一度計之爲五度餘則今之帝星近之其必用璿機星測北極高一度者蓋北極樞紐居所不移其出地有高下則因人所居之地南北不同是故寒暑之進退晝夜之永短皆因之各異璿機星必居北極之北子線之上者所以指正其時冬至日躔既定則十二月昏中旦中之星皆正而一歲之氣候不差矣動者天之道而以不動爲樞故北極樞曰辰極亦曰天極靜者地之道而以常動爲樞故黃道之極爲斗極亦可曰地極周髀之璿機則專指北極星而末及乎黃道極也黃道二極相去二十四度而弱二十三度而強故之璇機者較赤極尤重也曰戴氏震斥斗柄月建之說直以周髀之璇機爲黃道極謂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機每晝夜環之而成規是黃道極又以赤極爲樞均分之爲十二宮冬至夜半璇機爲黃道極起正北子位是爲建子小寒過丑宮大寒值丑位是爲建丑立春過寅宮啟蟄值寅位是爲建寅以後中氣節過宮歷十二建而冬至復起於子位如是終古不變非若斗柄所指虞夏至今已差兩次也冬至夜半在北極下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北極左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

北極上是爲南游所極此璇機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漸進至四分周天之一則春分夜半是爲東游所極故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分夜半西游所極也古者冬夏致日故周髀但舉二至則二分可知但舉卯酉則每日必四游可知唐虞時蓋設爲儀器以擬夫黃道極也其說若何曰戴氏以璇機爲黃道極亦無不可但黃赤二極相去二十三度不合於周髀北極中大星距極五度之近且唐虞敬授民時故觀象必憑仰觀今戴氏所謂黃道極者無象可徵仍同于氣之所秉理自當然之空談是以仍不得不託于儀器仍同馬鄭玉飾以漢武帝時耿壽昌洛下閎之制上冒往古銅儀之窠臼則機衡仍非星象何益民時且于玉衡七政一字不提詞窮遁虛從來無此解經之法由其不知尚書璇機有二周髀所測近極大星乃內璇機也黃道斗極旋繞乎北極乃外璇機也玉衡亦有二北斗佐助建子爲小玉衡而維斗則大玉衡也問曰天極星之爲璇機古書多言之維也問曰天極星之爲玉衡古書多言多言之維之斗之爲大玉衡亦有本乎曰有之文耀鉤曰黃帝含樞紐之精其體璇機中宿之分也淮南子曰子午卯酉爲二繩繩居中央爲四時根中央土也其地黃帝執繩而定四方鄭注尚書以文祖爲五府之大名而尚書帝命驗謂五府者五行之帝所居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此非以神斗即黃道極而黃道極即璇機之明證乎知斗極之爲大璇機而其建指不忒者之爲大玉衡不待言矣

尚書大傳曰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此伏生本義也玉海天文書又引大傳云七政布位日月時之主五星時之紀日月有薄蝕五星有錯聚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謂之爲政案此條專主天文占驗不及地理人事不如前誼之該括觀蕭吉五行大義引尚書考靈耀七政篇全同玉海此文則此條本是緯書誤引爲大傳實與大傳不同也又史記律書曰七政二十八舍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政之氣天所以成熟萬物也又曰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自上古建歷運歷造日度可據而度也尚書緯曰斗居天之中當昆侖之上運轉所指隨二十四氣正十二辰建十二月州國分野年命莫不政之故爲七政又蕭吉引尚書說曰五威五行也五威在人爲五命七星在人爲七端州國分野年命莫不政之故曰七政此皆西漢以前說經舊義兼天文地理人事四時而言之天文莫大於造歷律凡推步陰陽皆必由璇機斗建主之八風七十二候皆必由璇機斗極所建定之地理則分野里差皆必以二極四正四隅攷之人事則稟受之五行五性政事之生殺發舒四時則寒暑之收藏必于陰陽樞紐司之自顓頊之衰重黎失職孟陬殄滅攝提乖紀堯與羲和歷考天象而定之三才萬象綱于機衡乃馬

鄭說書既以銅儀飾玉易璇機玉衡古訓又以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法天第二主月法地第三熒惑火第四辰星水第五填星土第六歲星木第七太白金日月五星各異故名七政無論羲和立玉儀之說出自書緯爲周官周髀淮南史記所無且北斗七星無主日月五星之理惟黃道極居二十八宿之中日月五緯行道皆宗之故古有斗主七曜之說正謂維斗然以七政爲二曜五緯義偏天文尙不如伏羲之廣博況北斗平古歷不步五星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星謂中星不及五緯洪範五紀星辰同于堯典孔疏云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五星後代漸推漸詳周時尙未及此何況唐虞卽推之不失亦非定時成歲之要何得與日月幷稱七政乎

乾鑿度曰易一陰一陽合于十五之謂道故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于十五鄭注曰太乙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乙常行于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乙或曰太乙出入所遊息于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爲名焉故星經曰天乙太乙主氣之神行猶待也四正四維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宮天乙下行猶天子出巡守省方岳之事每率則復太乙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乙下九宮從坎宮始坎中男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於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又自此從於艮宮艮少男也又自此而從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乙天乙之宮而反於紫宮行從坎宮始終于離宮數自太乙行之坎爲名耳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因陰陽男女之偶爲終始云源案鄭注乾鑿度之太乙行九宮明言北辰之神因以名是可謂確矣惟未明指其爲斗極故後人不知爲何星張惠言曰此卽後世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

足五居中央者自漢師說之以爲太乙行九宮之數而已十五之數起於七八九六七八九六起於在天之八卦有在天之卦卽有八卦用事之位有八卦之位而後有太乙之九宮由太乙下行之先後而後有九宮之數康成所謂數自太乙行之坎爲名耳言自其所行而數之爲一二三以至九也緯云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是太乙取八卦之數非八卦之數出於太乙也後儒乃謂宓羲則此而畫卦不亦誣乎源案宓羲畫卦仰以觀于天是八卦實出于天象今乃謂太乙取八卦之數非八卦出于太乙可乎由于不知太乙卽天象斗極之主星故也

靈樞經太乙九宮卽璇機中運之圖

坤 立秋 元委		兌 秋分 倉果		乾 立冬 新洛		立秋二	秋分七	立冬六
離 夏至 上天		央 招搖		坎 冬至 叶蟄		夏至九	招搖中央	冬至一
巽 立夏 陰洛		震 春分 倉門		艮 立春 天留		立夏四	春分三	立春八

太乙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元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居中央者自漢師說之以爲太乙行九宮之數而已十五之數起於七八九六七八九六起於在天之八卦有在天之卦卽有八卦用事之位有八卦之位而後有太乙之九宮由太乙下行之先後而後有九宮之數康成所謂數自太乙行之坎爲名耳言自其所行而數之爲一二三以至九也緯云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是太乙取八卦之數非八卦之數出於太乙也後儒乃謂宓羲則此而畫卦不亦誣乎源案宓羲畫卦仰以觀于天是八卦實出于天象今乃謂太乙取八卦之數非八卦出于太乙可乎由于不知太乙卽天象斗極之主星故也

九日常反于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張惠言曰太乙以八卦爲常居以九宮爲日遊則先有八卦而後有九宮審矣若取數于河圖不當超越以從卦也源案靈樞之言與淮南天文訓言斗爲帝車運于中央紫宮執斗左旋十二月終子復始之行度若合符節卽鄭注所謂北辰之神出入遊息于紫宮之內下行于八卦之宮乃還于中央故曰九宮者也乃謂先有八卦後有九宮則是非聖人則天象而天象反則乎聖人總由不知太乙爲斗極故以爲空虛之神展轉肊度無著也

大戴禮記言明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北齊盧辯注云法龜文也

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九宮算云九宮者卽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張惠言曰肩足戴履以別前後左右未言龜文宋儒河圖

洛書之說誤會此文也源案張氏知九宮之數不出于龜文而不知其太乙九宮出于天象則究是何神何宮乎總由漢以後璇璣玉衡之義久晦故于其能齊七政該四時天文地理人事之說皆茫然莫之識焉然則堯禪舜文祖告以機衡之語可知矣史記謂舜受堯禪傳歷數于文祖者明堂祀上帝及五帝之所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之萬象綱乎帝之宸居位于北極故乾居西北亥爲天門古之聖帝法天出治無不仰觀乎天象而允執其中故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禮運篇曰夫禮必本于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太一非卽北極上帝所謂下行九宮者乎北極與黃極皆有太乙之名維斗氣母之義見于莊子其言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于所乎孰主宰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

而不能自止耶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又曰夫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烏乎氣母何物而維斗得之終古不忒乎極之爲言中也北極天之體辰居其所而不動黃道極天之用晝夜旋繞以成規帝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經緯萬端宰制羣動不天象之法而誰法哉文祖者明堂祀上帝之所黃帝素問言帝坐明堂以正天綱而出治謂法斗極爲萬象之綱維也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三才萬象羅于中央帝天臨上穆穆皇皇故不明于周易洪範者不可

讀堯典又考道家書有斗母謂主人生死而斗母何物則祕不輕以語人故又謂之陰斗凡禮拜斗母者必候其師口授而後得之蓋郎維斗爲天之氣母爲萬物受命本原故有斗母之名此雖術家相傳不見經典而實暗合古義亦猶太乙下行九宮其祀典見史記封禪書而圖則存道藏也

羲和四宅古義

問宅嵎夷曰暘谷宅西曰昧谷宅朔方曰幽都馬鄭以暘谷昧谷幽都爲地名而補明都于宅南交之下蓋本大戴禮堯時幽都朔方來服南撫交趾之語此東漢古文家說也書大傳元祀代泰山注元始也二月東巡中祀大交霍山注五月南巡守祀大交之氣于霍山守始祭代氣于泰山秋祀柳穀華山注八月西巡守祀柳穀之氣于華山冬祀幽都宏山注十一月朔巡守祀幽都恆山故說者謂今文尚書作宅南曰大交而柳穀卽酉谷古文尚書作西谷故段作酉柳又谷穀通用皆非地名此今文家說也既曰祭暘谷之氣又祭大交酉谷幽都之氣皆屬天上而非地名則當爲何氣考淮南子曰東出暘谷是爲晨明歷悲谷餔時黃昏亥坤方虞淵黃昏亥壬方蒙谷定昏子方等共十六所大禹以爲朝昏晝夜是所謂暘谷悲谷卽書之暘谷柳谷皆日行躔次之名以一日之出入推爲一歲之躔次以測日景之長短爲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本所謂卯爲春門萬物以出酉爲秋門萬物以入然與立春日行西陸立秋日行東陸之方位不合者何曰此所謂紫宮執斗而左旋與天行左旋同而不隨日躔之右轉者日行雖春西陸秋東陸而其每日之東升西沒如故也其環繞乎黃道斗極爲日躔之所宗爲八方之氣母每月建指歲一周天春卯秋酉夏午冬子終古不忒則所云春祭暘谷之氣于東夏祭大

交之氣于南秋祭酉谷之氣于西冬祀幽都之氣于北者非璇
機斗極之氣毋而何南方者何任方也物之任謂之夏夏假也
假大也吁荼萬物而咨之外也西方者何鮮方也物始入謂之
秋秋者愁也物方愁而入也北方者何伏方也萬物方伏謂之
冬冬者中也萬物方藏于中也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陰
盛則吁吸萬物而藏之內也吁吸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終始
也巡守所祀氣者在此則仲叔所測景亦在此帝出乎震齊乎
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震
東方也巽東南方離正南方坤西南方兌正西方也乾西北方
也坎正北方也艮東北方爲一歲之所以成始成終也所謂帝
者卽中央之黃帝居九宮之中宮隨天左旋大氣皆隨之運轉
不隨右旋之日躔爲運轉也此陽氣恆與斗極所建同方卽日
天之心也日右行而不及一度斗極左行而過日一度故同一
圈而分行惟子午則相會故春月風皆從東夏月風皆從南秋
月風皆從西冬月風皆從北觀呂覽史記所言八風則是天氣
樞紐于維斗矣呂覽大樂篇曰樂所從來遠矣生于度量本于
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太一卽璿機星周游乎北極以
挈日天而疑聚大地者也呂覽音律篇曰天地之氣合而生風
日至則月鍾其風以生十二律一律生五音十二律生六十音
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之數也
案天地之氣合謂夜半之時也斗極在天陽氣在地惟冬至夜
半斗極居正北是夕風氣自北而南天下皆然陽氣循赤道而

行八風依地平以轉八風既按方位而轉故每節之日影一至則鍾其風于月所建之方史記律書曰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于營室于危十月也律中應鍾其于十二子爲亥廣莫風居北方東至於虛曰冬至東至于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其于十二子爲子其于十母爲壬癸東至于牽牛于建星十二月也律中太呂其于十二子爲丑條風居東北南至于箕正月也律中太簇其于十二子爲寅南至于尾于心于房明庶風居東方二月也律中夾鍾其于十二子爲卯其于十母爲甲乙南至于氐于亢于角三月也律中姑洗其于十二子爲辰清明風居東南維西至于軫于翼四月也律中中呂其于十二子爲巳西至于七星于張于注五月也律中蕤賓景風居南方其于十二子爲午其于十母爲丙丁西至于弧于狼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六月也律中林鍾其于十二子爲未北至于罰于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其于十二子爲申北至于濁于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其于十二子爲酉閶闔風居西方其于十母爲庚辛北至于胃于婁于奎九月也律中無射其于十二子爲戌案此篇于虛宿下獨有日冬至堯時冬至日在虛也律書所言乃堯命舜在玉衡之遺法當是孔安國受于伏生傳之司馬遷者故與堯典伏傳無一不符實唐虞之古象也八風從乎八方之氣而八方之極維繫乎斗極之柄則義和四測蓋立表測景改律候氣而兼用之乎至鄭康成誤以丣谷爲丣谷而讀爲昧又誤以南交爲交趾而于宅南交下謂當有曰明都三字語並無稽全違大傳宅南曰大交及柳穀之義不足辨焉

問近日阮氏元陳氏壽祺皆力斥漢書王莽傳以作訛成易爲農事之說而阮氏則以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爲造作儀器而朔易尤爲不詞至陳氏又以東作西成爲春秋致月之事南訛朔易爲冬夏致日之事而誤認爲日春行東陸秋行西陸不知正與日行春西陸秋東陸者相反此全懵于天文不足與辯然則東作西成南訛朔易伏生究何所指乎曰史記作便程東作便程南爲便程西成便程伏物皆本于伏生大傳大傳曰萬物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作生也東方動方也物之動而始出謂之春南方者任方也物之方任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西方鮮方也鮮訊者始入之貌秋者愁也物方愁而入也北方者伏方也冬中也萬物方入于中也此伏生釋東作南爲西成朔伏之明文皆謂四時之氣而非專謂耕作至大傳釋平秩之誼則曰辯秩西成者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訟獄斷刑罰趨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辯在朔易者大傳作伏物與史記同此文忽作朔易或後人以古文本改之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閭固封境入山澤曰獵以順天道佐冬固藏春夏文缺而案之月令周官可以類推條法甚廣非專謂農事而農事亦在其中皆所以助春夏秋冬之氣故聖人測景候氣皆敬授民時之實政也至于大傳又曰主春者張晉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晉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晉中可以種麥主冬者卯晉中可以收斂蓋藏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此則以四時中星主農事乃釋曰中星鳥曰永星火宵中星虛曰短星昴之文並非釋作訛成易

之文後人或誤以此爲伏生釋四辯秩之詞又或以此議伏生專屬農事之失皆未詳考大傳率爾譏談于伏生無涉也

問二十八宿日一周天本無東南西北其言東方蒼龍七宿南方朱雀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者專以冬至日在子時言之蓋日星歲一周天惟冬至各還其本位自後則每日天周常過一度星漸移其時刻以至昏旦易位非逾年不能復元何得以冬至例一歲至于太陽右旋則又惟二至與冬北夏南方位相合過此則春反行西陸秋反行東陸故不獨北斗有旋故得春指卯方秋指酉方之象非指日躔而言也

問月建外又以中星定四時者何曰中星之法所以佐斗極而尤便民用也恆星天每月過太陽一度故星宿之春見東方者至夏而皆見于南至秋而皆見于西至冬而皆見于北無論夜半平旦初昏其星皆四時而一周因于其中取中星以定中氣而佐斗建是于無定位之中而立此定法也然周天十二次二十八宿有以兩宿合爲一次者有以三宿合爲一次者或謂四正之位其所據不得不大其餘各居一偏故占宿少然考律歷志東方七十五度北方九十八度西方八十度南方百較之酋宿不及井宿者三十二度何以懸絕若是月令仲春之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孔疏弧星近井建近斗不取井斗而取弧建者以井斗度多不可的指昏星之中故舉弧建則星有近乎正

中者皆得預二十八宿之列而可爲中星也天體無可名古人
但視諸星運轉卽謂之天凡十二舍二十八宿九道三百六十
五度之類皆以意區分使人易識幷非天生一定不可增減之
位設使當日分周天爲二十四宿每方六宿定之爲九十度有
奇每次二宿定之爲三十度有奇則次舍乃更易分中星乃更
易見弧建之類皆可爲列宿而列宿之度數亦不至多寡相懸
夫誰曰不可是有待于後之整齊歷法者

閏月定四時成歲義

問史記歷書堯考年禪舜申戒文祖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
其中說者謂堯傳歷數于舜以置閏之中氣寓帝王執中之心
法是既以璇機爲天象之中又以置閏定時居節氣之中者何
曰帝王出治必法乎天而法天之要不出于觀象與置閏二者
皆以執中爲主左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
餘于終逸周書曰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周禮太史正歲年
以序事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蓋自歲前天正冬至造歲終
天正冬至歷家以分至啟閉帀二十四氣者謂之歲自歲前天
正經朔至歲終天正經朔歷晦朔弦望帀十二月者謂之年中
數恆多十一日謂之氣盈朔數恆少十一日謂之朔虛積至三
年則多一合朔而閏餘生矣夫日之二十四節歲實一周本與
月之十二合朔各爲一事兩不相蒙何不竟用節氣紀歲以二
十四節爲一年則立春爲孟春之第一日驚蟄爲仲春之第一
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可置月之盈虧于不問何必強合二者

爲一而後別爲閏月以齊其不齊哉曰西法卽若是也有太陽年而無太陰年有閏日而無閏月故有三十二日爲一月者有二十八日爲一月者然節氣過宮人所難見而晦朔弦望人所易見如不憑仰觀而憑推算豈聖人前民利用之義故不得不用其易見之事不用日而用月而爲之閏以通之且不但用月而已幷且用斗建用中星故曰履端于始則測斗建以紀啟閉在四孟月也舉正于中謂測中星以紀分至在四仲月也歸餘于終謂積氣朔餘日以置閏在四季月也淮南子曰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正月指寅二月指丑此謂黃道極之維斗非北斗之謂故常月有中氣則斗極必于其月指一辰之中而節氣在其前後閏月無中氣而但有節氣則斗建漸指兩辰之間而中氣在其前後聖人執兩用中之心法非出于此而何故璇機北極者聖人執中之體而玉衡斗建者聖人用中之法也讀尚書堯典不明璇機玉衡之古誼無一而可者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一終

仁和邵順頴
靈石梁恩霈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二　南菁書院

書古微三　邵陽魏源默深著

舜典補亡　舜典佚篇未嘗亡也其見史記孟子書大傳徵引者全經具存

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欽翼皇象　宋書禮儀志高堂生引尚書亦見御覽猶堯典欽若昊天也　重華父曰瞽瞍瞽瞍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舜父瞽瞍盲而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瞍愛後妻子常欲殺舜不可得卽求常在側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

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九男與處以觀其

外周禮太卜疏曰堯將降二女于嬀汭使爲舜妃以歸藏筮之遇坤之變不言何爻其時歸占七八不占九六也舜居潙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器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五倍其初堯乃賜舜絺衣鼓琴築倉廩予牛羊瞽瞍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瞍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旁出去瞽瞍喜以舜爲已死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史記作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亦非本旨今全取孟子不易一字舜復事瞽瞍愛弟彌謹瞽瞍亦底豫舜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于是堯薦舜于天使宅百揆攝相事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初舜年五十居瞽瞍之憂終身孺慕及卽位封弟象于有庳使吏治其國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以上皆見孟子史記與書序虞舜側微帝堯聞之聰明歷試諸艱之義正相符合　維元祀鄭注祀年也元年謂月正元日舜假于文祖之年建卯之月源案唐曰載夏商曰祀此當曰元載其曰祀者夏史臣追敘之詞也　巡守四嶽八伯鄭注巡行也視所守也天子以天下爲守堯時得羲和命爲六卿主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爲四嶽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鴟哆共工求代乃分置八伯八伯者據畿外八州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

壇四奧奧內也安也四方之內人所安居也爲壇祭之謂祭四方之帝四方之神也沈四海沈牲而祭也祭水曰沈封十有二山祭者必封封亦壇也十有二山二州之鎭也兆十有二州兆域營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是也壇坎封兆皆因所宜爲之濬川樂正定樂名樂正樂官之長周禮大司樂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元始也歲二月東巡守祭代于岱宗柴源案言貢樂者氣于泰山也東稱代書曰至謂貢詩以觀民風之事陽伯之樂舞侏儒名曰晳陽陽官猶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晳當爲析春厥民析析陽樂正所定名也是時僎爲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禹掌天官儀伯之樂舞襲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南任也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中仲也古字通春爲元夏爲仲五月南巡守仲夏祭大交氣于霍山也南交稱大交書曰宅南交夏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義伯義叔之後將陽言象物之秀實動搖也于大也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八月西巡守祭杪棗之氣于華山源案杪旁从丞乃古酉字酉爲秋門萬物以入後人誤邵爲杪棗于華山也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芬落秋伯秋官士也皐陶掌之蔡猶衰也俶始也言象物之始衰也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元鶴象陽鳥之南也歸來言反其本也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宏山恆山也十有一月朔巡守祀幽都之氣于恆山言之者明祭山北稱幽都也冬伯之樂舞齊落曰縵縵冬伯冬官司空垂掌之齊落言象物之終也並論八音四會此上下有脫文其說未聞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族當爲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情性因論十有二俗今詩國風是也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族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篪柷敔也七始黃鐘太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簇猶聚也樂音多聚之以爲八也分定于五此五嶽之事也以上但言巡守貢樂

采風觀民之事以下乃廣陳巡守黜陟之事　凡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告于祖禰遂奉以載于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奠焉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書曰歸告于禰祖用特　案舜時遷廟主謂堯以前毀廟也不知何帝見諸侯問百年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改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之有功者當之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天子執圭冒以見諸侯諸侯執所受玉以朝于天子無過行者猶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當留其圭能改過者復之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削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諸侯有功者賜弓矢得專征賜斧鉞得專殺賜圭瓚得爲秬鬯以祭　此正言觀風省民之事古今行之者惟舜禹唐堯無武帝唐明皇宋眞宗偶一封禪巡守之事周穆王秦始皇漢雖見於周禮王制而從未有行之者惟舜之五載一巡守見于尚書巡守而陳風貢樂行黜陟見于書大傳直至禪禹以後猶自出巡守而崩于蒼梧焉故曰舜勤民事而野死計舜在位三十載五載一巡守凡巡守方岳者六次計中國九州之地無所不至凡燔柴禋類望祀之典亦無五年不舉與禹之治水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舟山行乘樏泥行乘橇隨山刊木浚畎澮距川決九川距四海雖受薦攝相之後大傳猶歷書其報事還歸蓋自古憂勤未有如舜禹之甚者而徒曰恭己南面無爲而治哉故巡守之制雖載於周官王制而實門舜禹一朝之事故當爲舜典經文維五祀此舜之第五年舜自南河入都蒲坂以後親政十七年合前在位爲三十年至是又薦禹於天舊作維十有三祀與維五祀之文互錯今校正互易之　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知王世不絕必有繼祖守宗廟之君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　蓋舜居南河以南三十餘年之久雖卽尊位受朝覲

聽訟獄來謳歌尚未入唐都也木嘗居堯之宮偪堯之子也其營蒲坂爲帝都不知始于何年成于何年亦未遽徙居之也至是始徙都京師其唐之舊都仍令丹朱都之維十有三祀舊作維五永作虞賓故郊堯配天猶祀與十有三祀之文互錯今校正互易之奏鐘石論人聲鳥獸咸變於前乃淳然興招樂于大麓之野禹報事還歸二年談然乃作大唐之歌樂正進贊曰尚攸太室之儀唐爲虞賓歌者三年昭然乃知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爲賓客而雍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教成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于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八伯咸進稽首而和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物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還乎聖賢莫不咸聽簫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于時八風脩通卿雲爛爛贲信于其藏蛟魚踴躍于其淵鼈咸出于其穴維十有四祀帝乃雍而

歌者重篇鐘石磬筦變聲樂未罷疾風大雷雨帝乃沈首而笑曰明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乃見于鐘石笙筦乎乃遷虞而肆夏也舜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舜既禪禹猶歲出巡守勤民事而野死故書曰陟方舜卒于鳴條葬于蒼梧之野以上經文止此合前此在南河蒲坂之三十年共爲五十載集解引劉熙曰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使禹攝政並攝主祭祀云云豈有卽位初年舜方親政禹未攝政之前若是之驟與孟子薦禹攝政爲相十七年不合皆由于編大傳者不將禹五祀十三祀攝政之事接敘于舜巡守之下而遠附于十四祀之文遂與舜之元祀相蒙不知夏史臣紀唐虞事不曰元載而稱元祀者此夏史之偶疏也五祀以下紀禹攝政十七年內之事始當稱祀與史記禹興招樂合盍禹亦精于音律故曰禹聲爲律身爲度而史記本紀于皋陶賡歌下終之曰于是天下知禹之明度數聲樂故復興韶樂也其兩言報事還歸者皆禹治水及代巡守畢歸報於舜之事其言虞賓在位者舜薦禹初年猶以丹朱爲虞賓末年薦禹主祭而舜自爲虞賓與堯之饗舜迭爲賓主相同此舜薦禹攝政末年之事也特大傳五祀十三祀年數傳寫錯互又遠隔于皋陶謨之後與舜事不相

接而鄭注大傳亦未指明五祀爲禹受薦之年其兩次報事還歸亦不指明爲禹事故後人疑爲舜巡方歸蒲坂故都之事遂與情理不順于孟子不合今移禹攝政十七年之事于皋陶謨之前與舜巡守諸大政相接並改正其年數之顯倒者使先後秩然舜典今日渾然具存可以正僞古文分堯典半爲舜典之妄可以正後人取大傳所載舜典末篇經文歸于皋陶謨末之失

皋陶謨釋經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　句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汝明

問書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又說云天子至士皆有山龍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藻火山龍諸侯無華蟲子男無作繪大夫無宗彝士無藻火史遷說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句作文繡服色句是皆據唐虞五服五章之制及本文五采章施五色之文並無十二章之說王肅亦謂唐時三辰即畫於旌旗不在章服此兼采今文說也鄭氏則以虞夏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上六畫之於衣曰繪下六刺之於裳曰繡至周變爲九章別以日月星三辰爲旌旗與今文相反者何王氏鳴盛力駁伏生今文之說謂遺其日月星辰于上置其粉米黼黻於下以五色爲五章既非虞之十二章又非周之九章不分衣裳繪繡而以作繪爲一章並藻火山龍四章爲二其稱互繆者何曰五服五章本於經文唐虞十二章出何典記古今制度皆由質趨文豈有唐虞已十二章至周反減爲九章之理豈夏后氏已用三辰爲旌旗不預章服

而獨論虞制不許除日月星辰于章服外之理史記本紀述此亦以象日月星辰爲一句作文繡服色爲一句許氏說文序引此亦止以觀象日月星辰爲六書象形之始夫衣服旌旂之制畫繡皆取其新何預於古人古人所傳日月星辰之象必上古天文之圖傳至虞世已有闇晦故舜欲修治而重觀之非衣裳之飾古人斷不敢以日月星辰爲衣服也山龍藻火析二爲四出自後儒不可以轉議虞制山龍青者東方蒼龍之色宗彝白者彝卽虎西方白虎之色藻火赤者南方之色華蟲黃者鞠衣亦南方之色作繪黑者天元地黃尊天質爲五色之本也正如六宗方明之祀亦以木四方畫六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元下黃黑出於元合爲一色亦以元尊天也此皆古傳精義豈淺儒所知乎粉米黼黻絺繡爲刺繡之文衣裳皆可用之衣已有山龍華蟲宗彝藻火五章裳則粉米黼黻絺繡而已曷謂遺之乎九章十二章皆後人所析與唐虞五服五章不合伏生止釋唐虞經文安能預知東漢諸儒十二章之肌說乎考工記曰畫繡之事雜五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天元地黃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謂之繡士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此其分合由人而說經則惟可以唐虞說唐虞而已請以今文五服五章五采五色定斯篇之誼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

問先經文索隱謂古文作采政忽鄭注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鄭注作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漢書律厤志作七始詠若是乖異者何曰書大傳云聖王巡十有二州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七始天統也鄭注七始謂黃鐘太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此今文最古之義蓋經文原作七始詠史記作泰治滑其作來作采者皆泰之形譌泰又七之音譌其始作治忽作滑采作在者則聲之譌故史記古文之泰始即漢書今文之七始合於大傳是經文本義也漢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倡肅和聲孟康注七始天地人四時之始又漢書敘傳曰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劉德注七始天地人四時之始楚語觀射父以五色六律七事並言而以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周語七律

韋昭注云周有七音故景王問七音之律此皆七始並乎五聲六律八音之明證也律厤志說之云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惟聖人能同天下之情故帝舜欲聞之也五言者五聲之言也協之爲五行則角商徵羽宮爲木金火水土於五常爲仁義禮智信五事爲貌言視聽思以君臣民物事言之則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五言合於五行則聲爲律矣此今文博士家發揮七始詠之義至爲明白使無律厤志以證明之而僅徇馬鄭在治習之本甚至如鄭以習爲書思對命之務此等謂之古文則烏焉亥豕燕說郢書孰非古文乎或又謂律厤志作七始訓而釋爲順以出內五言恐非是

帝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至用殄厥世予創若時

禹曰予取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
土功至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問此章經文及說馬鄭無攷僞孔則刪去帝曰禹曰而概謂伯
禹戒舜之詞與史記古文不合且以丹朱之敖虐荒淫戒其君
而以過門弗入荒度四海揚已之績擬人不倫者何曰此章之
前爲帝戒禹後爲禹慰帝不但史記古文如是卽東漢今文家
西漢古文家言無不如是劉向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讒若丹
朱敖論衡譴告篇曰尙書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帝
勑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勑戒之
禹曰予娶塗山時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
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史記則舜謂子不能

順是禹言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是則舜以傳子傳賢之誼
丁寧告戒言已懲創丹朱之事故不以天下傳商均而欲禹敎
啟敬承毋蹈朱均之覆轍禹則謂啟方生時予已過門不顧至
今日敢以天下私其子乎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一堂
之上穆穆皇皇憂深思遠宜君宜王而僞孔敢以臆說改經文
誣聖狂顚君臣父子至千百年之長尙可對夏侯歐陽乎

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簒爰戛擊鳴球搏拊琴
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
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庶尹允
諧

問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舊以爲帝舜之詞而屬之上

節今別移於下爲敘事之詞者何夔曰戛擊以下舊以爲夔自言今改曰爲夔亦以爲敘事詞者何鳳凰來儀以下舊有夔曰予擊石拊石句今直以鳳凰百獸連文而衍此七字者何此皆述舜事而史遷說簫韶九成謂禹乃興九招之歌於大麓之野又於帝末曰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者何曰史記舜本紀釋帝曰迪朕德云道吾德乃女功敘之也而卽繼之曰皐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是上文帝詞此文敘事之明證若概屬帝語則禹方以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勉舜而舜乃推之皐陶若不自任者然其不合者一史記又曰於是夔行樂是以夔曰至末爲虞史之言考爾雅釋詁戛曰也洪範土爰稼穡史記作土曰稼穡是古

字通用若以爲夔詞則舜未嘗咨夔而忽然自陳其末又無帝俞而詘然自止且書序止稱大禹皐陶謨益稷無后夔矢謨在內其不合者二蓋上文舜禹君臣交勉於是皐陶仰承帝意敬明象刑必使苗頑敎化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然後巳夔亦仰承帝意修明禮樂昭假神祇民物必使苗頑格于干舞而後巳史臣書之以見君臣咨儆皆實政非虛文且史記止曰鳳凰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無夔曰予擊石拊石之語東漢明帝詔亦引書曰鳳凰來儀百獸率舞文無隔閡是今古文尚書皆無夔曰予擊石拊石之句不知馬鄭本何以衍之若史記所載古文本漢明帝詔所載今文本則均無之也其衛宏譌本衍文與以敘事爲陳謨其不合者三堯典成于虞史故舜在位五十載其

事皆敘于堯典之末皐陶謨成於夏史謨末雖敘舜事而禹實
在其中故夏本紀於賡歌颺言之下終之曰於是天下知禹之
明度數聲樂爲山川神主

五帝本紀述二典異文 附錄

五帝本紀曰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
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以
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乃命羲和敬
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敬
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獸字微申命
羲叔居南交便程南爲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
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 徐廣曰一無土字以爲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曰昧谷 徐廣曰一作柳谷
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
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
民燠鳥獸氄毛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衆
功皆興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
不用堯又曰誰可者讙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堯曰共工善
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嶽湯湯洪水滔天浩浩
懷山襄陵張氏正義湯湯洪水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
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嶽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堯於是
聽嶽用鯀九歲張氏正義作載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
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
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

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嬀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愼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玉裁按四門穆穆四字當是淺人妄增）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爲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辯于羣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於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爲

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決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過赦怙終（徐廣曰一作眾）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讙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爲不可嶽強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爲亂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徐廣曰變一作燮）放讙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辠而天下咸服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

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
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
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
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
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
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
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舜父瞽
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
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

匪有解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
丘就時於負夏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
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
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
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
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
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
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
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
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
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

舜從匿空出去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螭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舜曰弃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

不親五品不馴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舜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唯敬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稺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毋虐簡而毋傲詩言意謌長言聲依詠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眾（徐廣曰一云齊說殄行振驚眾）命汝爲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績陟遠近眾功咸興分北三苗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皐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弃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午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舜之踐帝位載天

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爲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后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

夏本紀述皋陶謨異文　附錄

史記夏本紀曰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皋陶曰於愼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遠在己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能官人能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智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天討有皋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禹曰女言致可績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帝舜謂禹曰女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栞木與益予衆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

治皐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帝愼乃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予卽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誦予敬四輔臣諸衆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卽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皐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於是羣臣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爲興事愼乃憲敬哉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三　南菁書院

書古微四　邵陽魏源默深著

通釋禹貢

問子治尚書必崇西漢今古文家濃至禹貢山川地里豈有今古文之別史遷夏本紀僅易訓詁西漢師說寂寥將以何者爲家濃曰是何言也夫今古文家濃又孰有晰於禹貢者乎班固漢書皆用今文說其地理志特稱禹貢山川者三十有五皆歐陽夏侯書說也又特稱古文說者十有一如汧山終南惇物外方內方陪尾嶧陽震澤敷淺原豬埜澤流沙是也其不繫禹貢而實指禹貢之山川者二十有八如太華熊耳雷首霍太山太行岱山積石碣石弱水沮水澧水絳水濁漳水潔水沂水淄水

泗水灃水故大河九江南江中江北江雲夢澤大野澤徒駭胡蘇鬲津則亦尚書家遺說而絳水漯水汶水淮水弱水易水凡六述桑欽之言則傳古文尚書于膠東庸生者也桑欽水經未特書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事與地理志古文說合則是禹貢今文家言備於班固之地理志禹貢古文家言備於桑欽之水經新唐書志水經桑欽撰或疑欽成帝時人何水經有後漢魏晉地名晁公武曰山海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傳而有豫章朱厓趙國常山奉高眞定臨淄馮翊所產皆後人所附益如管子書及身沒以後之事左氏有三家分晉之文爾雅作於周公而曰張仲孝友倉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廣天下豈可以是而概疑全書哉至注中又引桑欽說者經自經說自說猶之註說文而引五經異義注公羊傳而引公羊外篇也據是二書以釋是經旁參漢碑終南惇物之義則西漢今古文師說又孰有備於禹貢者乎說經以近古爲得實矧地里有沿革

陵谷有變遷以後世之輿地釋禹貢猶之以西洋之厤象釋堯典以平水之官韻叶毛詩以王安石之字說詁爾雅格不相入則譚經師家瀆又孰有亟於禹貢者乎近世治禹貢者首推胡氏惟其沿史學之地志而昧經學之斷限故惟考河濟故道與歷代遷徙有功於史而江漢則紕繆百出益知今日之河濟不可以說禹貢之河濟而不知今日之江漢不可以說禹貢之江漢說河濟則力求漢以前舊說而說江漢則惟徇宋以後之虛談如三江九江嶓冢諸案皆力排漢志九江雖宗水經而誤會水經此外黑水菏水流沙碣石諸訓皆信道不篤以櫝還珠胡氏渭曰氏道之漾水非嶓冢之漾水之所導西縣之嶓冢非漾水之所出湖陵之菏水非東至之菏澤信都之絳水非北過之絳水安陸之陪尾非淮水所經安豐之大別非江漢之所會蜀郡之桓水非西傾之所因而漢志皆繫以禹貢沿襲舊聞不可盡信又謂

漢志之三江九江非禹貢之三江九江云云今案安豐大別當與安陸陪尾互易非漢志原文罰蜀郡桓水指桓夷不關西傾所因皆胡氏誤也嶓冢沱水三江則志不誤而胡氏誤九江則漢志今文說與桑欽古文異說亦兩可並存非若胡氏洞庭九江之說矯誣不合形勢也　黃宗羲之序今水經錢坫之注漢地理志皆不信古之三江分道入海寤學專門且如是又況下此者乎譚高曾之掌故則雲祁不如祖禰述都邑之傳聞則鄉野不如郊郭鄭氏說書好異先師獨于禹貢不敢違地志而恣肊見故較他篇之注爲少疵後學所宜鑽仰焉語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今使語人曰江與漢自大別以下未嘗合流直至潯陽以下始暫會而復分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人曰彭蠡非鄱陽湖古之彭蠡在江北岸非江南岸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人曰江水分道入海今揚子江非岷江由震澤出吳松入海震澤

又分南江自錢唐入海有不啞然笑者乎更語人曰古無洞庭洞庭止謂之湘水而湘口之西澧水之北大江自分九道是爲九江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人曰大別不在漢口在其上游漢自大別以後始分二派一派入江一派不入江而別行東下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人曰梁州潛水非沔之入西漢而西漢之入沔沔水以西漢爲上源有不啞然笑者乎又語人曰黑水不遠南海不遠皆近在雍州敦煌之域黑水即弱水之下游其所入之南海即青海爲黑弱二水之歸宿至今不通舟楫不勝鴻毛有不啞然笑者乎其笑也固于所習聞習見而震于所不聞不見也以今日之水道概古人之水道不考古書全憑即目則豈獨聞是說而笑即如道江道漢二章道黑水一章使不知爲

禹貢聖經而但稱爲山經水經之說未有不笑其誕且妄者也
而不知古時之水道本如是也聞古時河濟非如今之河濟則
信之聞古時江漢彭蠡非今日之江漢彭蠡則不信又況弱水
黑水之僻在要荒者乎謂經中古訓古韻異于今韻古制度異
于今制度則信之謂經中地理異于今日之地理則不信又況
今文古文之家法久廢不理者乎

釋道山三條四列

問道山之義或謂其敘在道水之前必先濬澗谷之水由畎澮
距川故卽山以表之或謂其敘于九州之後是必懷襄已奠乃
隨其山勢首尾而巡行之或謂卽道水施功之次第但山川各
有奠定故分二篇以紀之者何曰以爲道水之前乎則禹自言
決九州距四海而後言濬畎澮距川苟大川未治畎澮安歸且
壺口底柱則大河之經流岷嶓衡陽豈畎澮之功役其不合者
一以爲道水之後乎則懷襄已奠跋涉重勞且岍岐與鳥鼠將
近乃舍之不巡東至海碣而後復及於西傾西傾與嶓冢相近
乃舍之不巡及東極陪尾而後復及于嶓冢嶓冢與岷山相近
乃舍之不巡及東至大別而後復及于岷山此不合者二以爲
卽道水施功之次第乎則禹之治水自冀河而外皆先下游而
後滌源故兗青徐揚最先荆豫次之梁雍最後以水例山則宜
先東後西雍州之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是其明證今
道山皆先西後東全逆施功之敘其不合者三然則如之何曰
禹隨刊之次第已分見九州皆以人工先後爲主而山川從之

此則隨刊已畢總紀山川條列皆以山之幹支水之源委爲主而禹迹從之使徒分見各州則散而不屬顚而不敘非所以奠山川之位垂萬世之經故史臣於禹告成功之時大書特書曰凡九州之山則南條北條中條禹之所隨刊者從首至尾有如此凡九州之水則四瀆五川禹之所疏道者從源竟流有如此貫數千里之山川爲一條分九州之山川爲四列具圖副說告成於帝帝不下堂而悉九域之經緯五服之平成焉不然何以青之岱徐之蒙羽梁之蔡蒙雍之終南皆各州功役所及而反不見於道山惟冀之梁山龍門該於壺口之內弱水之合黎黑水之三危河之積石大伾江之東陵皆見於道水而亦不見於道山豈非以隨刊雖及而非大瀆之所經與岡幹脈絡之所重則雖施功而不敘乎至若壺口大岳底柱碣石西傾熊耳桐柏大別衡山與北條之荆則一見而再見鳥鼠岐華岷嶓與南條之荆則一見而且三見岍山雷首析城王屋太行恆山朱圉陪尾外方內方敷淺原則他州不見而獨見於道山豈非以大瀆之所經與岡隴脈絡之所重則雖重見而必書雖從不見者亦必特舉乎故知道山之文猶道水也因山以紀瀆明山川之本末而非述功役之次第也

問岍岐以下渭河濟水所經西傾以下伊洛淮渭所經嶓冢以下漢水所經岷山以下江水所經其爲因山以紀瀆則聞命矣至若孔傳以荆山之脈逾河而爲壺口雷首太行恆山之脈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敷淺原則蔡傳

闢之以爲地脈之說始於蒙恬成於郭璞當訓爲禹之逾河禹之入於海禹之過九江今仍主山川脈絡之義者何曰此所謂目不見其睫者矣漢書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荊山在襄德南條荊山在臨沮此今文尚書師說而馬融王肅用之以道岍爲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者也（馬王間用今文說）史記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沒於勃碣自河山以東南者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于衡南畢主之其西北則狐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大白辰星占於衡北昴主之此古文家說而鄭氏注用之以道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道嶓冢爲陽列岷山爲次陽列唐書大文志復祖之曰山河兩戒其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至雷首厎柱王屋太行北抵恆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戎狄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荊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越是謂南紀以限蠻夷是也以經文質之于北列書道岍而次北之西傾蒙其文于南列書道嶓冢而次南之岷山蒙其文則四列之義實本於大禹粵自庖犧畫卦俯察地理言九州地理之書謂之九丌地理者地之條理脈理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兩山之間必有大川則兩川之間亦必有大山推之兩小川之間必有小山兩小山之間必有小川小山者大山之分大川者眾小川之合使三條四列非關脈絡則岍岐遠在大河以西五六百里安得與河

東諸山幷爲北條壺口厎柱不過河中之石脊安得與雷首析城王屋乎道水之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明謂江水過之至之迤之會之非謂人過之至之也何以道山言岷山之陽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必非南條五嶺山脈過之而必爲人過之乎北條之山盡于碣石逾海爲島嶼諸國故經言入于海正所謂中國山川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而說者乃以爲禹之入海則導河至海口忽航溟渤而東行將何往乎道水篇入于流沙入于南海亦皆禹入之

釋道山北條陽列一

問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地理志吳岳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汧山縣今鳳翔府隴州地爾雅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是殷周以岍爲西嶽華爲中嶽而史記封禪書自華以西名山七則析嶽山與吳嶽爲二元和志因之隴州志以州西四十里之吳山爲岍山州南八十里之嶽山爲吳嶽其實峯巒延亘東鄰岐岫西接隴岡在禹貢時止名岍山周都岐豐尊爲西嶽則總名嶽山至漢武時始析嶽山與吳嶽爲二自唐以後崇祀皆五峯爲首仍合爲一此則祀典代異猶太華少華太室少室之本一山也岍嶽在華山之西故說者皆謂周以岍爲西嶽華山爲中嶽獨近日金氏鶚謂四嶽之名自古不改惟中嶽隨帝都爲遷移唐虞以霍太山爲中嶽周初以岍爲中嶽而華山仍爲西

嶽考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此華爲中嶽岍爲西嶽之明證若如金氏說豈有華爲西嶽反屬豫州岍爲中嶽反屬雍州者哉豈有豫不爲中州而雍反不爲西州者哉且周都豐鎬東距華山不過二百里而西距岍山四百里中嶽既爲帝都之鎮乃舍近取遠反在西嶽之西乎若謂西方諸侯朝覲西嶽之下不應使越京師而遠赴岍隴不知畿內虞虢之屬原可就近朝京師若巡守而會西諸侯則隴西漢南之國畢至去岍近而去華遠且金氏力主衡山爲南岳則偏在五嶺何不虞南國朝覲之僻遠而反虞西畿之岍嶽乎或又謂禹貢北條荊山漢志繫諸馮翊襄德縣下而富平亦有懷德故城亦有荊山者何曰此三國時所移立非漢之懷德且朝邑有洛水歷疆梁原入渭在荊山下（同州志謂之朝坂華原俗謂之坂）自荊山麓直抵河壖東連壺口故荊山之脈從此逾河若富平並無洛水且東距河二百餘里安得卽爲逾河之壺口乎或又以富平縣無高山欲以三原之嶻嶭山當之（見漢志池陽下俗名嵯峨山）則更在富平之西距河逾遙北條山脈至此安得卽逾于河且岐山東麓爲九嵕甘泉嶻嶭以盡於荊山故禹貢西舉岐東舉荊以包之豈得因洛水亦有漆沮之名遂以後世漆沮入渭之處爲洛水入渭之處並荊山而移之乎

問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皆北條逾河之山也而龍門在壺口西岸言壺口不言龍門者何漢志雷首在蒲坂則其東脈爲中條山盡于垣曲王屋在焉不言至王屋而東

北至太岳者何析城在濩澤今澤州府陽城縣王屋在垣縣今平陽府絳州垣曲縣則析城反在王屋之東北而言析城至于王屋者何曰漢志壺口在北屈龍門在夏陽本一山連亘禹鑿之以納河故兩山夾峙東西而經以壺口屬冀龍門屬雍此欲言山脈之逾河自當舉東岸之壺口以表之也雷首一山九名亦名首陽山大戴禮伯夷叔齊二子生於河濟之間此首陽卽雷首在冀州之證亦名陘山書序湯伐桀升自陘注在河曲之南是也或亦謂卽中條山見元和志又名襄山又名薄山並見穆天子傳又名堯山見水經注今有王官谷者是也雖遷逾數百里隨地異稱三方志各書所聞而其正麓則自臨晉絳州溯汾水北走平陽諸縣以達于霍州之太岳蓋大禹主名山川知霍太山雷首之脈自壺口逾河爲北條之左支王屋析城之脈自厎柱逾河爲北條之右支各有其紀而不可亂又唐虞以霍山爲中嶽而沇水出自王屋皆冀州之望故兩書至於以表之蓋王屋東接太行而霍岳北走恆山也王屋濟水所出自當在今濟源陽城二縣界內其水南入濟北入沁若垣曲則幷非濟水所源何得王屋在其境內疑漢志本以析城在垣縣王屋在濩澤而後人傳寫誤互之歟且如城如屋皆山形方正得名故或誤以析城爲王屋歟析城亦名中條山正與雷首中條相近之故苟謂析城山東在陽城不特於山幹東西不合卽謂禹之道山亦豈有由厎柱渡河先東行至澤州陽城始復折回西至垣曲者耶

釋道山北條陽列二

問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說者多謂太行爲天下之脊自

河內走幽州凡有八陘皆謂之太行而恆山則僅上曲陽之一
峰是北條陽列幾可以太行盡之者何曰是從來之謬試以禹
貢質之則太行自太行恆山自恆山不能幷恆山爲太行猶之
道岍及岐至于荆山不能幷岐荆謂之岍西傾朱圉鳥鼠至于
太華不能並朱圉以下謂之西傾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不
能幷外方以下謂之熊耳恆山以恆水所出得名卽今之渾河
發自渾源州與滹沱衞河夾恆嶽而東行故禹貢並稱恆衞凡
大山皆有大川界之黄河以北沁濟以南王屋之幹也濟沁以
北滹沱以南太行之幹也滹沱以北桑乾以南恆山之幹也桑
乾東北灤河西南燕山之幹也灤河以東遼河以西醫無閭碣
石之幹也歷代諸史據太行言之謂之山東山西據恆山上曲
陽言之謂之山左山右據燕山言之謂之山前山後雖分三幹
並祖于大同府外之陰山而分脈於甯武府之管涔山故朱子
言冀都山脈發自雲中不言發自太行此精于北條脈絡者漢
地理志惟于河內之檟王山陽二縣言太行在其西北卽今懷
慶府之河內修武二縣而他處不言太行又于上曲陽縣但言
恆山北谷在其西北而不直言恆山在其西（兩山間曰谷蓋恆水出自恆山行數百里山谷中至上曲陽始出山行平地故北谷在焉）此精于言太行言恆山者今人尚執
太行直抵碣石之說與北嶽在上曲陽之說詰列數證以闢之
列子湯問篇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在冀州之南河
陽之北是自古太形王屋兩山合記亦僅方七百里安得有太
行東走千餘里直至海濱之說乎證以郭緣生述征記謂太行

自河內逾中山盡于幽州凡有八陘考山中絕曰陘太行綿亘上黨河內二郡又東北跨遼州迄今獲鹿井陘之地磅薄雖廣實止五陘一軹關陘在濟源縣二太行山在河內縣三白陘在輝縣左傳亦謂之孟門四滏口陘在彰德府磁州為白鄴至晉陽要道五井陘在眞定府獲鹿縣皆在滹沱以南故淮南子稱太行為五行之山正以五陘得名若第六飛狐陘已逾滹沱上游在恆山之北不得復為太行今宣化府蔚州飛狐口第七蒲陰陘在今昌平州易州第八軍都陘今居庸口則更踰桑乾為燕山在恆山之東謂之恆山且不可況太行乎其辯一也史記趙簡子告諸子臣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使諸子求之無卹還曰已得之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地記曰恆山北臨代南俯趙晉隆安五年魏主珪自鄴還中山將北歸發卒萬人治直道鑿恆嶺至

代五百餘里卽倒馬關路若上曲陽之山能俯臨代乎燕世家燕聽張儀之計獻常山之尾五城於秦正謂代北之地若眞定常山郡地則燕都近障豈能獻之而秦亦豈能有之乎其辯二也恆山之幹亦分三支其南支自神武泉東出盡於眞定而滹沱與滋河界之其中支自五臺東出倒馬關盡於上曲陽之大茂山而沙河與滋河界之北支由蔚州東出盡於大房山而易水與桑乾河界之三支以中支為正故渾源之元嶽為祖五臺為禰上曲陽之大茂山為子孫實則一幹自相首尾自長城築後遂畫渾源之山與五臺為二考名山記恆山有五名一曰蘭臺也三曰華陽臺卽西臺府卽南臺也二曰列女宮卽微宮卽東臺也五曰太乙宮卽中臺也四曰紫漢雁門郡崞縣為今渾源州地五臺正當其南是五臺為元嶽

之中峰故靈異埒於岱華卽不祀諸渾源亦當祀諸五臺若大茂山謂元嶽中支之麓則可謂卽是元嶽則以孫爲祖以足爲首其辯三也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幷州其山鎭曰恆山其川滹沱嘔夷是幷州無太行嘔夷卽恆滹沱卽衞恆水上源出渾源州衞水上源出五臺恆衞二水夾恆岳東行至眞定始出平地是禹滌恆衞之源必在恆山上游若上曲陽之山所出何水大禹施功何所其辯四也王制中國疆域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是南以衡山包五嶺北以恆山包燕雲故策士以常山之蛇喻中國形勢亦謂首尾蜿蜒之遠是王制述中國北面以恆山界華夷不以太行界華夷況區區上曲陽一山能爲中國北界乎自恆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其時禹河未徙上曲陽至南河大伾山五百里耳若非渾源州之恆岳安得距河千里乎其辯五也漢唐望祀北岳於上曲陽不過因古昔巡守之舊帝王巡守方岳不必升造其顚猶祭岱山於博祭華山於華陰止取廣平便於朝會非卽以華陰爲華嶽奉高爲岱宗若後世不舉巡守不覲方岳歲時遣官秩祀則衡處南徼尙不謂遼況渾源密邇燕都反以爲遼乎會稽山在秦望廟在覆舟豈可卽以覆舟爲會稽乎秦漢置常山郡於眞定正猶九江郡治壽春會稽郡治吳蒼梧郡治粵其地望皆距郡治千百里豈得謂九江在壽春會稽在吳蒼梧山在粵乎豈得以常山郡治所在爲山之所在乎金明議者尙據詩嵓嵓高疏謂必據所都以定方位則軒居上谷處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五嶽之名應無代不

改試問唐虞四嶽見尚書大傳軒皇五嶽證據何書唐以霍太山爲中嶽周以岍山爲西嶽華山爲中嶽殷及兩漢以嵩高爲中岳何謂五岳不隨帝都而改況渾源之與上曲陽同祀恆山不過一在其支麓一就其主山并未舍恆別祀何謂遷改本朝順治七年移祀北岳於渾源州一正前世之譌謬而閻氏若璩輩猶襲孔穎達之譌請斷之曰後世帝王舉巡守朝會之典則望祀北岳宜于上曲陽如僅遣官特祀則北岳必在渾源州次則或于五臺山

釋道山北條陽列附本雍州文附論道山下

問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或謂起隴山及南山皆謂終南或謂止太乙一山而惇物則莫知所在者何曰地理志右扶風武功太一壹山古文以爲終南武功今鄠縣太壹山亦作太乙山今曰太白山垂山古文以爲惇物錢氏坫曰垂山當作岳山即今武功山俗稱敖山敖岳聲之轉舊本誤作岳今據封禪書郊祀志正之　水經隴山終南山敦物山在扶風武功縣西南此並以太白山即終南其武功山爲惇物故古有武功大白去天三百之諺此古文尚書說也隸釋載漢無極山碑云有終南之惇物岱宗之松揚越之篠蕩洪氏适謂以惇物爲終南所產與松篠同科此歐陽夏侯書說程氏大昌本之謂終南產物殷阜故稱惇物非別有一山考此文與原隰底績至于豬野耦文對舉惇物正與底績對文此今文尚書說也其釋惇物雖殊而釋終南爲大壹山則古今文無異說僞孔傳及括地志皆本之武功志復云太白山一名太乙山此並以太乙山爲太白山兩名一實自家法不明信

道不篤于是有析終南與太乙山爲二者張衡西京賦潘岳西征賦皆以太一終南並列唐六典又以終南大白並列有以長安南面之山自盩厔以東皆終南者自盩厔至藍田之山禹貢但謂之南山無謂之終南者地理志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東方朔傳諫起馳道抵南山云云皆指華陽而言而胡氏渭乃力主南山爲終南誤矣華陽之南則皆秦嶺今并以秦嶺爲南山者吏誤有并西起隴山東及秦嶺凡商顏太華皆謂之終南者見柳宗元終南山祠堂記因有謂華山爲惇物者水經注索隱寰宇記因垂字誤作華有謂惇物宜近南山而以太乙山及武功山爲皆惇物者胡氏渭請以經正之禹於雍州治水自北而南刊山則自東而西故從荆而岐而終南惇物而鳥鼠則終南必在岐山以西鳥鼠以東明矣若秦嶺南山則反在岐山之東曷爲列次其後西跨汧隴則包鳥鼠在內曷言至于鳥鼠證一也秦風終南美襄公始有岐周史記曰襄公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以兵破戎闢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蓋岐在渭北終南爲大白山正在渭南地相準直故秦人美其始有終南若岐以東之南山則襄公兵未至其地其子文公又以獻諸周安得爲秦有哉以詩之終南證禹貢之終南非太白而何證二也詳詩古微古人封山表鎮取尊特不取袤延故冀不獄太行而嶽霍太雍不嶽南山而嶽岍吳南紀不嶽五嶺而嶽衡霍今雍州之山莫雄於太華莫峻於太白不應不列於經賦家或以太白太乙與終南並列者蓋以終南爲總名而太白則終南之主峰一而二二而一然終南亦至岐而止後人侈之遂有始隴終秦之說不知終南毛傳左傳皆作中南司馬侯曰中南九州之險也潘岳關中記曰終南一名中南言居天之中在都之南淮南子

敘眞訓作終隆高誘注謂蓋太白居羣山之中隆然獨高故名卽終南也終南隆南皆同聲假借不以始隴終秦爲義證三也盩屋藍田之南山禹貢但謂之華陽蓋皆華山之來脈故曰華陽黑水爲梁州若以此爲終南曷不曰終南黑水爲梁州乎華陽以炭谷龍湫之山爲主峯俗呼爲南五臺神秀冠峙南山皆其屏障正在華山之陽乃或因雍大記稱五臺太乙谷有太乙元君湫池漢武帝元封二年祠太乙於此建太乙宮又山有太乙峯太乙山則不知古言太乙者猶言第一山今南五臺雖秀安能與太白爭高且置華陽於何地證四也至惇物之訓則必從洪适漢隸釋所引無極山碑有終南之惇物云云蓋導山異於導水若空述脈絡不預隨刊則與導水篇何異九州無是列也故荆岐必言既旅蒙羽必言其乂蔡蒙必言旅平原隰必言厎績終南必言惇物此今文家無上精義鴻荒之世終南奧阻人迹不至雖材產殷阜無由顯於人世自隨刊滌源以後樏橇四通於是終南材木金箭取給不窮西至鳥鼠之山皆秦隴所仰供資用故以惇物與旅績並書及從來但據漢志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岳山古文以爲惇物從未有表章今文家說者何哉蓋上文澧水攸同止治謂南患甚之一水時荆岐終南鳥鼠則幷滌渭南渭北山谷之源而後循治原隰以終道渭之績故知禹之治水皆先下游而後滌源也古文家不察經誼強以惇物爲山名而自來楊馬左思詞賦侈鋪名勝以及秦人土語從無一言及於惇物之山者鑿空之詞終難

徵實證五也

釋道山北條陰列一

問北條陰列之山起岍岐盡碣石而不及隴西諸山首短而末長其次陰列之山起西傾止陪尾而不及岱東諸山首遠而末近者何鳥鼠朱圉太華皆渭水所經若西傾非渭源在鳥鼠西六七百里地理志禹貢朱圉山在天水郡冀縣爲今伏羌縣地則又在鳥鼠之東南二三百里道山乃先西傾朱圉於鳥鼠者何曰龍門未闢以前河由孟門左右分決雍冀泛濫岐陽之地挾渭水而東則岍岐固洪水所支溢也故北條始岍岐終碣石皆以道河爲主而岍岐以西之皋蘭祁連諸山陪尾以東青荣諸山皆非隨刊所及焉至西傾雖非河渭所經而洮水出其東北其入河之處距渭源甚近今臨洮縣是桓水出其東南入潛詳梁州下則西傾因桓自與道渭爲一役且其山在嶓冢之北非南條陽列之山安得不與鳥鼠並舉乎朱圉爲渭水所經而伏羌縣志稱縣西南諸山皆朱圉之列峰隨地異名則是山或曰白岩或曰石鼓禹貢總謂之朱圉西接洮水與鳥鼠南北相直其山脈橫行自南而北則朱圉固可爲鳥鼠之來脈故道山先朱圉於鳥鼠漢志謂在冀南梧中聚者就其盡處而言或祀典所在猶上曲陽之不可以盡恆山西縣之不可以盡嶓冢而闔百詩泥之謂一聚可容阯必非廣則經昌爲繫諸鳥鼠之上西傾之下卽謂禹道水循行次第亦豈有循洮水至渭源乃不道鳥鼠而先東至朱圉始折西至鳥鼠復折東至大華者耶胡氏渭至謂

經文必作鳥鼠朱圉而傳寫倒互是不以經求地而反改經以徇地耶雍州刊旅先荆岐下游而後上至于鳥鼠道山則先鳥鼠上游而後至于太華益知道山篇文皆以水之原委爲山之條列矣

釋道山北條陰列二

問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漢志嵩高山古文以爲外方山金氏履祥謂大雅崧高維嶽安得與江夏之山相爲內外因別取陸渾縣之方山爲外方或又謂中嶽密高之名始於漢武者何志言江夏安陸縣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安陸今湖北德安府屬縣）而孔傳謂皆在豫州界淮在桐柏經陪尾者何導山于嶽有華恆衡嵩而不及岱東者何曰嵩高古不名嶽止名外方唐虞巡守所不及殷都豫州始以嵩高爲中嶽故爾雅五嶽前條爲周制後條爲殷制至周室東遷雒邑始尊之曰太室取明堂五室太室居中之誼則復用殷代中嶽之制故左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是太室在四嶽之外不在五嶽之外至漢武遂案古圖書復禮密高爲中嶽非刱也大雅毛傳山大而高曰崧通指四嶽因申甫齊許世掌四嶽之故此西周時語自應劭風俗通劉熙釋名始混崧嵩爲一而釋大雅爲嵩山金氏履祥遂以殷及東周之五嶽上例禹貢而疑其不當名外方疏矣至漢志安陸之橫尾並非淮水所經姚氏鼐謂當與安豐之大別互易乃傳寫者誤移其文謂大別漢水當在安陸陪尾淮水當在安豐此說亦未盡善詳大別條山考經凡言至于者皆相距甚遠至于鳥鼠至于

太華至于太岳至于碣石皆千里數百里以導淮之桐栢東會于泗沂推之則陪尾當從水經在卞縣泗水所出之說（隋志泗水縣有陪尾山今山東兗州府）周禮保章氏疏曰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蓋本春秋緯文則漢人本以陪尾爲泗源豈有班氏作地志近據圖籍上本禹貢周官反不知陪尾所在而屬之江夏安豐者哉蓋淺人校漢書者妄取僞孔傳入之地志蓋以爲孔安國眞古文與安豐大別之增竄正同一例知陪尾爲泗源則陪尾正岱宗之來脈至于陪尾卽至於岱宗也近日曲阜桂氏馥曰岱山爲中條之盡其脈自泗州徐沛間漸起岡阜由呂梁穿過而起沂嶧諸山再峽爲嶧縣之陰平嶺而起東蒙山三峽爲泗水縣之陪尾而起徂徠新甫諸山四峽爲萊蕪之原嶺再轉卽東岳插天矣正幹逆轉西南經東阿肥城以盡於東平州而曲阜正當其環抱之處汶泗拱合鍾生至聖濟水東行岱脈西轉與濟相逆而鉅野大澤則其匯水之區（以上桂說）案嵩山之脈盡於成皐桐栢之脈盡於汝甯此後河南淮北一望曠衍幾無踪跡漸起於徐泗而突起於山東後世黃河橫決而南運河復橫截而北使人忘其所自至有岱脈自遼東渡海而來之說豈知禹貢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已包盡中條之脈絡乎陪尾志泗源之山而不及汶源之山者汶不入淮而泗入淮仍以桐栢之淮爲主也

釋道山南條陽列

問道嶓冢以至大別此南條之陽列漢水所經也地理志隴西

西縣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或謂當在沔陽者何南郡臨沮縣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臨沮今襄陽府南漳縣西八十里有荊山江夏竟陵縣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漢竟陵故城在今安陸府鍾祥縣南與荊門州接界考荊山起南漳訖荊門與內方相接何不援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之例而必以至于荊山與至于大別並舉者何漢水至大別入江而地理志云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非江漢所會或以爲漢陽翼際山則在漢西而非漢東又與左傳不合者何曰隴西嶓冢兼跨氐道西縣二境西漢水出其西東漢水出其東二水潛通互受故漢志互舉以明之禹貢導水有東漢無西漢者東漢入江流長路遠自以遠者爲正流凡沔漾皆東漢之名而西漢止浮于潛一語耳胡氏渭據後魏所置沔陽之嶓冢縣以駁漢志東西相距五六百里使漢源反短于潛水南條不起於隴西別詳于漾章下至道山經文凡言至于者皆以志水之原委至于太華志渭之入河也至于王屋志沇之發源也至于太岳志汾之上游也至于碣石志河之入海也至于陪尾志泗源也至于衡山志湘源也至于敷淺原志彭蠡之治也江漢沮漳爲楚之望而沮漳皆出於荊山以入江而景山即荊山之尾故水經注出沮陽縣西北景山而淮南子以爲沮出荊山則景山即荊山也荊山爲荊豫二州之界兼沮漳二水之源首尾數百里安得不特書至于以見爲南條之中脊乎至以章山爲內方則種種不合漢志謂古文說則今文不然也章山不過荊山之盡麓其山所出並無著名之水舉荊足以包章且大

別實在漢東與章山隔水其脈安能至于大別且漢北漢東名山無數何獨此詳而彼絕不及攷楚國方城爲城漢水爲池則內方自當爲方城楚之方城有三一在上庸漢中之地居荆山上游非此所舉一在漢北卽屈完拒齊師之地在今南陽裕州葉縣連山相接六百餘里號曰長城而漢水流其南一在漢南卽吳楚夾漢時楚左司馬戌欲出方城外毀其舟又塞城口斷其歸路在今信陽州及應山之地居大別上游而禹貢內方則專指漢北葉縣之方城蓋導荆山者導漢南沮漳之水入漢也導內方者導漢北丹河唐河諸水入漢也至于大別則導漢東滙澮諸水入漢也至大別山則書正義謂地理志無大別惟鄭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納其與漢水不相近疑後人取鄭注以增入漢志且志果有此條杜預豈有不知而託爲或說者正義豈有不見地理志而直言其無者酈注於漢志無條不引豈有獨闕此文而但引杜預者故知此注必在鄭氏以後而其混爲班志原注又必在唐本以後孔穎達時尚未紊殽也水經注亦不信安豐大別之說而所言江水東逕魯山南地說所謂漢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者亦不言是大別元和志始言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百步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則今魯山實在漢岸之西與左傳吳楚夾漢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之說不合蓋楚濟漢東則大別當在漢之東岸別詳導漢章下姚氏鼐謂今漢志安豐大別當與安陸陪尾互易則近淮近漢各得其所云云亦善於解環考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舍舟於

淮汭自豫章與楚來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子常不從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不利敗于柏舉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槪王曰不如俟其半濟從之又敗之又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考春秋吳楚爭戰皆在今潛霍六安之地由淮而不由江蓋古尋陽九江及大雷彭蠡之間江面橫廣各百餘里浩瀚沮洲渚縱橫爲舟師所憚行故皆溯淮而上甯由陸越山而不敢戰于江也或謂柏舉在麻城清發在德安府安陸縣西之滶口 見水經及元和志郧水郎清發水 雍澨在京山縣東南皆與左傳兵形不合蓋柏舉卽在大別小別之地不應東隔三百餘里淸發當濟鄖郢之津不應遠在孝感雍澨則已涉漢而西不應反在漢東以禹貢道漢章證左傳則三澨在大別上游當爲今宜城以下入漢之夷水口 水經注夷水入漢俗名蠻河口 漵水口 古都國故城俗曰樂鄉權水口 逕荆門州東南入河 漢俗曰荆門河 水經注引地說所謂滄浪之水出章山者天門大別山之西北而權口爲自安陸府赴郢必由之道則權口當卽雍澨與左傳合而水經及索隱並言三澨在郢縣之北郢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正當此三水口而鄭康成謂三澨在江夏竟陵之界漢竟陵爲今天門縣亦正在此三口東岸于古書無不合楚師戰敗于天門縣大別柏舉皆在此 由權口濟漢當卽雍澨轉戰荆門州五敗而及江陵之郢及左司馬自息還則漢東已無吳師故濟漢救郢而吳師自郢

東鄙之于雍澨以左傳證禹貢則大別之在漢東不在漢西無可疑者內方當爲漢北之方城山不當爲漢南之景山亦無可疑者

釋道山南條陰列

問岷山之陽爲南條之次陽列故蒙道嶓之文而岷不復言道然岷山至衡數千里中隔繩若沅澧諸水且衡山非江所經而言至於衡山者何衡在湘水之南其麓盡于洞庭之西而孔傳謂衡山之脈連延而爲敷淺原者何大別以下南條之循江北下者未盡敷淺原以東南條之循江南走者未盡而道山中止者何敷淺原或謂在九江或謂在鄱陽其說不一者何曰道山之文有于一條中復分二支者荆山逾河一爲壺口雷首以至太岳一爲厎柱析城以至王屋而皆爲荆山之所分是也南條則岷山之陽爲五嶺一由桂嶺而爲衡山以盡於洞庭之中一循庾嶺而爲廬阜以盡於彭蠡之口皆爲岷山之所分是也岷山史記作汶山盤亘松潘茂州灌縣及陝西岷州衛將千里與太行無異故陸游言自蜀郡以西大山廣谷谿谷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大江出其東大渡河源出其西是岷山所包甚廣山南曰陽山北曰陰五嶺皆在岷山之東南則皆以岷山之陽統之矣王制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是以五嶺爲衡山矣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若祝融一岳距江不過五六百里安得千里而遥惟五嶺始能爲中國華蠻之界非衡岳一峯所能界南紀也衡者橫行之名禹貢衡山蓋上連

桂嶺郴嶺九疑諸山總謂之衡山故可南抵巴陵之大江東走
廬阜之敷淺原道山之條列卽道水之條列岷山道江東至于
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卽此之至于衡山過九江也東迤北會于
匯卽此之至于敷淺原也古時三苗之國左彭蠡右洞庭五嶺
之山禹未深入惟紀岷江所經則上游所受南條諸水莫大於
三湘故舉衡山以表之下游所受南條諸水莫大於豫章故舉
敷淺原以表之水經注引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則
自巴至武昌凡沿江南岸諸山皆衡山之麓則孔傳謂衡山爲
江所經亦未可非也蔡傳旣斥孔氏蘇氏地脈之說而又謂岷
山之脈一支爲衡一支爲敷淺原吾不知山脈與地脈有以異
乎無以異乎謂道山書至書過皆禹至之過之吾不知道江書

別書會書過書至亦人別之會之至之過之而非言水乎大山
之盡必有水以界之大水之會必有山以紀之因流坎之自然
行所無事何得道山之文獨異道水之文乎豈但闢地脈而主
山脈自相矛盾乎至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傅陽山傅陽川
在南古文以爲敷淺原通典以江州潯陽縣之蒲塘驛卽漢歷
陵故地敷淺原當在彼考其地正當潯陽大江之盡又適當匡
廬山麓之盡猶敘中幹云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爲伐岱宗支
脈舉陪尾卽可證岱山也又猶荆山下有疆梁原亦名華原也
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正謂廬山
南臨彭蠡北接敷淺原也胡氏渭引此以證山南之原非是其
地有望夫山南有湓口水入江與漢志傳陽山傅陽川亦無不
合乃後人因漢歷陽兼有後世潯陽德安星子三縣地于是馬

端臨謂德安有敷淺水則不但遠隔潯陽江且在未起廬山以前不應道山過九江反遺廬阜胡氏渭又以星子縣之落星石當之則在廬山之南麓而非其北麓但瀕湖而不瀕江與潯陽大江無涉與漢志傳陽山傳陽川亦不合故知通典之言確不可易至晁以道謂在饒州之鄱陽縣則幷非漢歷陽縣地且中隔大湖于潯陽于廬山皆無涉更不足辯自此以下爲揚州吳越三江震澤之域地勢卑濕決川之功多於隨刊猶之大別以下爲徐陪尾以下爲青兗皆道山所不及歟固知疏濬多在下游之東隨刊多在上游之西矣

釋道山南條陰列附當入尭典巡守四岳下

閻南岳史記以爲衡山尚書大傳以爲霍山此古今文異說爾雅釋山一曰江南衡而無霍一曰霍山爲南岳而無衡或謂殷周異制者何曰尚書大傳唐虞以霍山爲南嶽伏生在漢武之前知非漢武始移衡於霍蓋古時衡山有二有江南之衡有江北淮南之衡江南之衡五嶺是也江北淮南之衡卽霍山也漢高帝文帝並于六安置衡山國中屬淮南武帝時別爲六安國此漢初衡山在淮南六安地之明證秦本紀始皇帝東行上太山並勃海以東窮成山登之罘南登琅邪遣徐市入海求僊人還過彭城西南渡淮之衡山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不得渡怒伐湘山樹赭其山乃自南郡由武關歸是始皇並未渡洞庭安有至衡陽之事其所敘衡山在渡淮水之下南郡浮江之上則知是淮南之衡非湘南之衡明矣再以封禪書證之武帝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嶽浮江自尋陽

出縱陽過彭蠡北至瑕邪皆始皇所巡之舊道以兩文參校則
秦紀之衡山卽封禪書之灊霍非漢武始移其祀益明矣水經
山水澤地記亦以霍山爲南岳是古文尚書說與今文同史記
五帝本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南岳者衡山也亦卽指灊之
衡山明矣古帝王南巡守不過江北淮南于朝會差近若蒼梧
九疑之地秦皇漢武所未至故山海經衡山在中山之經而不
列爲岳而謂唐虞五載巡守必朝會于三苗之地乎禹會諸侯
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謂在壽春東北爲今鳳陽府亦江
北淮南之地距灊霍不遠而今霍山縣之山亦名霍山與灊連
界意者古者霍山包舉廣大塗山卽其北幹天柱則其南幹專
就天柱峯稱之曰霍取大山宮小山之誼連淮南諸山總名之
曰衡取橫行之義蓋本虞夏南巡朝會之地而秦漢皆襲行之
歟至道山篇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直指江
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則並指江南之衡五嶺橫行故曰衡亦
非專指祝融峰也郭景純江賦雅正義曰灊霍天柱孤立而四面
皆大山宮繞之故名曰霍若衡山則祝融主峯高出諸峯之上
何得名霍乎並存其說備參考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三終

仁和邵順穎
靈石梁恩霈 校